

陶山集





陶山集卷九

經解

易解

宋

陸

佃

撰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釋卦體謂之象天行  
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效者有繫爻效也故周公作爻  
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周禮于天  
官言懸治象于地官言懸教象此有卦者有象之證也  
曲禮言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此有效者



有繫之證也懸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

八卦解上

方近剛圓近柔柔非所以爲健也圓則隨方則滯滯非所以爲順也天之形圓以柔地之形方以滯圓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滯故其形不順雖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順其勢順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在道故乾以行言之行出于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勢言之勢生于形故也夫天以剛濟圓地以柔濟方此性命自然之理也王弼曰圓而又柔方而又剛求安難矣柔說

而附之者麗也剛止而并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兌言麗澤行而從之者隨也存而繼之者洊也蓋氣以散相推而成風以聚相持而成雷有則聚行則散故巽言隨風震言洊雷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敵爲兩于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于上也文于象形鳥飛而下爲至于會意水洊而至爲洊于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于下故也

八卦解下



乾言重剛則坤可知也巽言重巽則震可知也以重險言坎以重明言離則艮兌皆可也蓋天下之理有體斯有用有性斯有材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坎以重險言其性離以重明言其材非獨如此而已也又其以健設位高而大者乾也乾者體之至以入行權稱而隱者巽也巽者用之至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離者南方之卦也南方者材之所坎者北方之卦也北方者性之所故離以重明言其材坎以重險言其性材則華性則質華則見質則隱故離爲文明

坎爲信坎爲隱伏離爲見也夫有體以藏其性而性足以成體有用以顯其材而材足以致用則天下之理具矣于父言體則于母闕之者舉陽以見陰也于長女言用則于長男闕之者舉陰以見陽也言性于中男言材于中女而闕于男女之少者舉陰陽以相見也乾也者用天者也坤也者用地者也以乾坤而推六子則震巽坎離艮兌者各用其形者也離之性麗坎之性陷以坎離而推六卦則健順動入止說者各因其性者也故以重巽而推之則天重乾地重坤雷重震水重坎火重離



山重艮澤重兌從可知矣以重險而推之則乾重健坤重順震重動巽重入離重麗艮重止兌重悅從可知矣以重明而推其材以重剛而推其用則諸卦宜亦若此而已

河圖洛書說

原註誤載荆公集中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龍負之而其出在河龍善變而

尚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龜負之而其出在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道自然之意而聖人之作易所以則之者也

策

御試策

案個本傳熙寧三年廷試賦遠發策題士皆愕然個從容就對擢甲科此策卽其廷

對時所作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攷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



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修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爲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聖人之王天下也教有條理政有節目其爲數雖大且多而其要乃在于任賢立本而已蓋其哲足以知人然後有以任賢其惠足以安民然後有以立本哲者智之發也惠者仁之施也其智能哲其仁能惠則其施于任賢立本之際也無所不宜使之以因任責之以原省翼脩者無卑棲器近者無遠用而長于教者不以典刑審于禮者不以司樂此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職也道德已明然後次之以仁義刑名已詳然後次之以分守其治至于定然後文之以禮其功至于成然後文



之以樂小大有秩先後有宜此萬事之所以得其序也當是之時政教旣成道德同而風俗一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朝信道工信度君子不犯義小人不犯刑所循者一理所共者一意而爲之上者有以見天下之蹟又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至精之神足以通天下之志至變之機足以成天下之務其所更者必其民之所旣倦也其所循者必其民之所已安也是以凡所謂精義入神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不家使之同人與之共也而又未嘗不鼓舞以盡其神變通以盡其利此其

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也臣聞唐虞之際建官惟百至夏商而二百又至于周而三百其員亦可謂多且備矣然迹而攷之官之爲農而設者蓋特衆也故方是時閭有胥族有師與夫田畯大夫之徒夙夜勸相而其相見有至誠之喜絲事旣畢而麻事繼興野功旣訖而宮功尋至藏蔬于其秋以備不給之冬索縢于其夜以備不足之晝勉之如此其至也然不耕者其恥無盛而其罰有屋粟不蠶者其恥無帛而其罰有里布驅之又如此其備也而井牧之內十夫



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旱得以聚水得以洩此田疇之所以闢溝洫之所以治也當是之時百度修而萬事理上下治而財用足其神德有以範圍天地之化其聖功有以輔相天地之宜而所交者有道所奉者有禮豺獾旣祭然後漁獵興鷹隼旣擊然後罽羅設妄斧者有誅數罟者有禁胎不得而損巢不得而覆四海之內山繁川富區萌達羽翼奮夏希革冬氄毛各得其時而魚麗之盛多崇丘之高天皆得而極焉自晚周以來而世所謂陰陽失序非春而燠非冬而寒草木不

待霜而落昆蟲不待雷而奮者于此之時蓋未之有此鳥獸草木之所以無不得其性盡其宜而其禮足以備其樂足以廣其刑足以致也是以唐虞之際行天道以治人行人道以奉天建天官以熙人績建人官以亮天功明之以俊德神之以妙用而政教之及其遠至于暘谷幽都之方其詳至于東作西成之事其微至于希革氄毛之類其象至于日月星辰其器至于律度量衡而推而下之至于有周其治又極矣故其齊莊有造之德至于始笄之季女未冠之幼士而其戒慎無愧之行至



于漢上之游女林間之鄙夫有後世壯夫老婦禮義之士愧而懼之者也先王之往既遠矣自漢以來其餘澤已熄其舊法已微雖欲治之主合謀之臣固多而創法立制庶幾于先王之意者獨有唐而已蓋常員定設官之制永業限授田之法置府衛之二兵以寄習軍之政設租庸調之三法以制取民之節此其有以宜于當世而庶幾有古人立法創制之意其詳可得而言者也若夫致今之治革弊之本末制宜之先後蓋陛下有天地之體有神明之用而方舉賢于朝協心委誠敦守位之

仁講理財之義興農桑以根天下之政事開學校以本天下之禮義一切不惑于流俗之言可謂堯舜之用心而篤于自信者也雖然臣抑聞之圖天下之治者存乎意無良法以施之則雖有良意不能立施天下之意者存乎法無良材以守之則雖有良法不能行陛下之意可謂有至誠惻怛求治之志而其創設之法又已良矣惟成之以不倦之勤待之以勿亟之漸而擇天下之良材盡得以任之則所謂唐虞成周之隆可以坐致而彼有唐之制焉足以參其議哉臣昧死臣謹對



策問

太學策問

案佃嘗爲國子監直講疑此策問卽爲當時試諸生之作

問大學之道方興未艾也士之來學者蓋已千數有司爲之并錫慶兼朝集而地乃至更乏別爲憇賓溢爲待試而人乃至更多可謂盛矣然竊或有疑焉蓋諸生之從事于斯也彌年矣學有制齋有規而行未盡篤實或至于冒戒禁公有試私有課而言未盡簡文或至于戾勸講意者刻核太至法有難遵而諸生固不得已耶意者非法之罪諸生言失于率爾行失于且然而智不能

自工義不能自克耶伊欲論古之長道議今之圓法因貳參合以率于大具而使諸生共宜之庶幾言皆有文行俱有實也然其所以時措之方未燭厥理吾子爲陳之可乎

又

問堯舜三代遠矣區區漢唐雖欲追古然君臣皆卑弱不足以堪其任故道化政法寂寞無聞而先王之風以至于今未返也聖上閔焉以盛德作新之士爲之崇學校訓經術更選舉之具官爲之飾府寺增吏祿操督責



之柄農付之常平商委之市易皆以興利除害而其爲法深遠矣又在我者潤澤之蓋意常嚮望堯舜三代是所以千萬于漢唐而無算者也今將討論似續一二以還先王之政則因此數法者須之以久遂可以追于古歟抑將有續終成後者而施設之方序有所未逮勢有所未遑歟夫治古遠矣且欲追而復之以償千世之望則事半而功倍正在聖時二三子其爲言之

省試策問

原題元豐八年

問昔之善爲士者問學必有師講習必有友以論經則

明以議史則達以立文則工以造行則美其磨礱陶冶之漸非一日也今諸生蒙被德澤而從事于斯固勤矣願聞平居所以嚴師親友之義經如何觀而得道之真史如何閱而得事之要立文曷爲而工造行曷爲而美其悉數之以應有司之求可乎

武學策問

問天下之理至精無二孫武之書一義不容兩爲之說而注之者至十數家何其說之多也今欲集諸家之善統異端庶幾學者有所折衷而衆言具在于武之意孰



得一二孰得三四孰得五六諸生從事于此久矣當能辨之又當有以自得之者以發前說之所未嘗也有司願併聞之可乎

又

問天右序有宋篤生聖上全治所覆從化之以文橫勵之以武英威俊德度越前古是以東懷高麗南屈交趾洮河以西窮髮之北莫不賓順而國家閒暇矣吾子幸了斯時惟閑暇故得嫺習于此然而孫武曰善戰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武之爲說雖多未有賢此者吾子以古

求之孰有智名孰有勇功孰無智名勇功且其智名勇功奚自而有無也其有與無厥效如何試爲言之

又

問材勇機智人各有能求其兼長豈易得哉有詞辯縱橫足以屈人而不可以決戰者有氣俠精悍足以摧鋒而不可以合變者有習知天時而昧于伺敵之情僞有明識地利而拙于出奇以攻守行師之際用非所長則安可以辨勝今子之應選固將以就功名也其材勇之所堪任者何事其機智之所優爲者何術願罄所蘊以



陳庶觀異日之效

又

問方今夷狄款附內外無患主上以士之或不習用兵也學校以養之以民之或不習于為兵也什伍以教之選命將帥修飭器械十年于此士有所養矣或述其答問計數之故智而虛實奇正之勢未必皆知也民有所教矣或安于坐作進退之常法而戰陣擊刺之事未必皆勇也將帥選矣而尚慮人材之或遺器械利矣而尚慮法度之未盡諸君以策應有司之求如之何使士于

虛實奇正之勢皆知民于戰陣擊刺之事皆勇將帥無遺材器械無遺法其詳言之

又

問孫吳韜略之書具在子嘗學之矣然其論兵孰疎孰密其合于先王之師孰多孰寡設此四人起于一時其兵同戰之地又同各以其術決戰則孰勝孰負以之城守孰堅孰脆試為言之

又

問兵無選鋒曰北故古之善為武者後必有殿而前必



有選鋒詩不云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凡烏合之衆易散勝不相推敗不相救非若禮義之師則突前之利尤在選鋒一入而以後繼之此勝勢所以如破竹之聲今天下無事矣而未忘講武者蓋求所以禦邊之策而已方將復先王選鋒之法而教所謂車戰則造車必有制行軍必有法若爲徒若干則其爲乘宜幾何其爲陣宜奚若子嘗從事故知之願言所以爲此之方也

又

問古之善用兵者豈必同哉歸于能勝而已故李廣簡

易而程不識繁密子儀寬厚而李光弼嚴整體雖不同皆足以取勝號稱名將諸生求學爲此久矣審已之長其志宜有所在設爲聖時任使則馭軍決勝將爲簡易乎爲繁密乎將爲寬厚乎爲嚴整乎不然其志安在

又

問兵者百世不一用不可一日忘也國家承平百年兵習久安而惰驕民非素教而憚怯數歲以來主上以訓齊之法新之而精銳並出蓋昔之惰者今奮怯者今勇矣今諸君見用于世以制戎狄得此兵用之自度能幾



教如何行愛如何立願聞其略

又

問學之法所以選試諸生先之以弓馬申之以策義者豈誠以為驗天下周智全勇在此也哉抑亦以觀諸生之略而已今諸生應法之求弓馬雖或優策義雖或善然所謂周智全勇果在此乎將在彼不在此也其在彼則所以養之當自何始願聞其道

陶山集卷九

陶山集卷十

宋

陸

佃

撰

制

翰林學士除節度使制

門下周寄軍政將皆出于命卿魯用真儒文必兼于武備乃眷詩書之帥以提仁義之兵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社稷之器邦家之光才足以資修飾潤色之嘉道足以贊經綸戡定之美壯猷能決老志善圖無狐鼠進退之疑有龜蛇捍避之固早陪法從良副具瞻非獨



擅制作之文抑亦窮戰鬪之事禁林甚密豈意得頗收之才方略又新不至學孫吳之法足當闡寄以協廟謀是用築上將之壇場建中軍之旗鼓式消寇虐用邊殊方於戲韎韐作師予方勤于賞善黃河爲帶爾其顧于誓功祇服訓辭往膺榮號

宣徽南院使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制

門下天下雖安敢愆忘于武備闕外之事尤屬賴于將臣宜得真才以諧實用粵敷明命咸告大廷具官某老志善圖壯猷能決沈鷺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頃副

簡求屢更煩使玉關萬里繫綏撫之才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威號素著恩信甚明作之而鼓鼙之聲謹令之而麾鉞之色倍是以殺敵惟果攻無堅城戰功實多兵有常勝眷予爪士時乃虎臣比宣令猷彌膺羣望茲用錫元戎之旄鉞築上將之壇場付以三城委之一面式消寇虐用勸臣工於戲韎韐作師朕方勤于賞善黃河爲帶爾其顧于誓功惟寬仁可以愛民惟秉義可以報國往膺寵命祇服訓辭

宗室除節度使制



門下國以宗彊蓋本懷和之義政由親始實先比飲之  
仁于古有稽肆予敢怠在書則分寶玉庸展伯叔之親  
顧禮而有朕膳以同兄弟之福矧茲近屬時乃真才惟  
明綽之將施宜搢紳之是告具官某肺腑之戚聲聞之  
賢貴而有謙靖之風富而無亢滿之累外禦其侮絕讒  
閱之嫌旁明厥思保踐修之善而又沈鷺而懷氣節慷  
慨而志功名敦閱詩書究觀韜略無俾城壞旣宣夾輔  
之勞何以家爲更懷忠勇之意乃付元戎之鉞俾分大  
鎮之符匪出私恩實從公義於戲葛蘿施于松栢雖實  
托予之尊葛藟庇其本根亦惟資爾之助往欽寵號祇  
服訓辭

邊鎮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

門下設位語能無重經邦之貴敘階言極有嚴開府之  
華屬肇制于官名尤慎班于爵號使膺實用爰得真才  
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有剛實之德有柔令之儀  
忠孝稟于天成文武惟其器用玉關萬里繫綏遠之功  
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克寬外顧式副旁求壯矣邦家  
之基居然廊廟之器天將大任民具爾瞻況以久于建



旄宜進同于補袞斷自朕志往哉汝諧於戲角犀豐盈  
聳四方之望威儀赫烜視三公之崇體予眷懷茂乃嘉  
績亦若虢叔共修諸夏之和無俾阿衡獨擅有商之美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僕射制

門下伊尹格天暨湯咸有一德高宗享國惟說命總百  
官顧臣主之俱賢致朝廷之既治將布偉績爰告大廷  
具官某行可以鎮浮才足以經遠中道而立無昵于小  
人當官而行不隕于流俗安危攸繫左右具宜比副明  
揚屢膺器用厥猷翼翼深符王國之思維石巖巖火聳

師垣之望乃眷前王之盛實資上相之良燕及神人阜  
成華夏雖眇躬之莫及或碩輔之可圖尚濟登茲是用  
命汝爰自治官之正使陪令席之尊其式往欽以經來  
效於戲黃耳金鉉永繫調燮之才赤芾蔥衡益稱褒嘉  
之命恭朕之詔惟乃之休

樞密院副承旨元宗孟可文思副使制

敕某將事樞府克謹奉承厥由省官往貳使秩服勞于  
外思稱茂恩

皇太后遇同天節典入內東頭供奉趙諒可文思



副使制

敕原註腦詞同前同天之澤進序官榮往服恩章愈思懋勉

西京左藏副使智誠可文思副使制

敕疆場之臣久勤征戍不有勸賞何以閔勞遷爾一官是為寵數

三班奉職周闕中可右班殿直制

敕具官某爾父將事公府以能屢遷今復累勞盍升使秩頗踰廉善乞寢茂恩是加爾官以就清志往維祇服共勵忠勤

堂後官兼提點段繼隆可承議郎時恢可奉議郎制

敕具官某爾為公府之屬而能將事恪恭有勞可錄朕于爵賞何所愛焉敘進厥官往祗乃服

宣徽院通引官行首解中立可三班借職制

敕朕罷不職之官而宣徽院廢以爾祇事歲時頗久錫之一命其往慎哉

奉議郎蕭國鎮可降授宣議郎制

敕具官某朕順攷舊典敷同官儀凡在臣工卒從新秩



爾雖罪廢猶不汝遺錫之訓詞用更位號其往祇飭尚  
蓋厥愆

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林廣可衛州防禦使馬軍  
都虞候制

敕曩者瀘南之戎寇我邊鄙蠢爾匪茹敢煩王師朕命  
將臣討茲無赦具官林廣有勇有謀克承廟算往殄巢  
穴人罔繹騷戰功居多無負任使擢登禦防虞度騎旅  
是爲休寵益務忠勤

東上閤門使王光祖可四方館使皇城使忠州團

練使姚兕可果州防禦使制

敕瀘南之寇負固亂常乃煩王師罪在不赦前啓後殿  
左右是翼惟時將帥各迪有功具官王光祖忠義秉心  
深入擊討蟻聚殄滅師不踰時朕圖汝勞擢司賓館其  
務忠報以對茂恩其姚兕朕嘉汝勞圖厥褒勸進司兵  
防往務忠報

宗室仲峭可贈安化軍節度使制

門下先王崇建蕃屏無專享于文武之功同姓分錫賑  
藩庸展親于伯叔之國乃眷公族之茂蔚爲王國之華



其于云亡惻然永悼具官某小心而畏義強志而婉容  
 頎然高明輔以禮樂用能帥乃舊德光于前人豈獨恭  
 儉孝悌之修沒有遺範以至始終哀榮之極備于歸全  
 日月有時窀穸告具其錫爾祉以將余哀雖云飾終特  
 出異數苴茅元社易乃通侯之封金節雕戈畀以元戎  
 之命

故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可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敕具官某祖宗之法敦敘九族生見褒優沒有榮號情  
 協禮稱朕用丕承爾以近親秉德信厚永言淪逝良用

畫傷褒榮飾終國有舊典尚茲冥漠克享顯休

濮安懿王孫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江左千牛衛將

軍仲郵仰的仲葳各王韶案此上有脫誤字女封邑號制

敕朕于大臣之後卹孤錄遺而遺奏以爾為請用錫封  
 邑庸示褒優思顯而親其務祇服

宗室仲容所生母王氏可封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所生母王氏靜德是將嬪于宗室克生賢息  
 似續有休爰啓邑封厥惟華寵思稱朕命其克欽承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明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可追封英國公制

敕朕惟成王推皇考右烈考之心而後及于文王又推而上之至于后稷率禰之義豈特王者有是心哉蓋王天下者獨致其隆耳朕欽輔臣原其親考尊祖之意使伸其恩以追榮三世蓋非遠求也具官某曾祖明含章在躬克開厥後積仁累慶施及孫曾後先相望作我良輔嘉謀在國維爾之詒有華袞章亦旣無愧光靈弗昧尚監茲哉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母某氏可追封

韓國太夫人制

敕朕廣德澤申勸輔臣有以一身而榮三世其生者貴死者見封曰惟故常厥有宜稱性情度數蓋無得加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有言有容行應圖史作合良士家用榮懷直侯多祥實始第祿來毗國政是生曾孫朕擇爾封莫如韓樂尚茲休享長佑後人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祖用之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可追封衛國公制

敕自古忠臣常出于慈孫孝子而孝子之愛其親慈孫



之尊其祖天性厚矣苟用人之子孫而薄其祖考尚何以責其忠哉具官某祖用之處身恭恪應物和靖天篤之慶以有聞孫爲時宗工恂善之效徙封大國尚克歆承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祖母某氏可追封燕國太夫人制

敕禮者因時而造固有起于後世而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朕卽人心以義起禮褒其子孫因使死者有爵雖古所無豈負于禮之意哉具官某祖

母某氏克明靜德休有淑聲是興孫謀以佐王國載錫之地自越徂燕靈其有知歆我明命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父益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可追封楚國公制

敕先民有言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之所謂孝也已朕率是道以臨卿士登用厥子因隆其親使名協位稱以大國人稱願之意具官某父益允修厥猷忠孝惟寶是產哲輔來寧邦家克紹德門以永譽處他人無一爾有二人錫之土田大啓楚宇天下稱願豈不偉



哉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制

敕古之慶賞尚得與其鄰里鄉黨相共矧伊親矣可不  
及哉具官某母某氏婉婉聽從爰得良配饋我黍稷克  
堪厥家媿德合善謂宜壽考豈嗇于厥躬以昌嗣子乃  
遷大國于魯有休言告幽局尚克嘉享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魏國太夫人制

敕昔孟軻之母亡軻祭前以士後以大夫蓋君子從禮  
視位之高卑與祿之厚薄肆朕寵綏臣工率禮不越朝  
與燕坐榮則逮親然位有高卑故封有遠邇雖自我作  
豈與先王異意哉具官某母某氏爲婦若母若爲威姑  
無所不宜以底燕譽均仁七子間有俊傑爾子安石嘗  
以道相朕贊成政法布在四方今更官儀允釐庶職維  
汝安禮仍在倚毗有蹈有知咸迪茲訓賜之全魏軻母  
是光尚茲淑靈克享榮報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妻某氏可進封魏郡



夫人制

救禮之爲道取稱而已故天尊于朝妻榮于室厥有彝  
訓朕敢弗循具官某妻某氏興自慶門來嬪顯族慈從  
婉聽習熟見聞茂厥壺儀靖嘉維則勵相君子作我輔  
臣粵新官名使贊其始大啓爾郡用齊襄榮尙昌而家  
永宜象服

陶山集卷十

陶山集卷十一

宋

陸

佃

撰

敘論

神宗皇帝實錄敘論

上聰明睿廣臨政英果而將之以慈仁敬事兩宮篤于  
誠孝遇諸王宗室甚友愛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賓宮  
中自行三年之制後歲時酌獻別廟每至繼仁殿卽感  
哭流涕哀動羣臣雍王顥曹王頴請居外第章數十上  
弗許至太后爲言之猶累年而後可加以聖學高遠深



知道德之意每論經史多先儒所不到雖兵書律令無不貫達至于舟車宮室器械之制亦極其妙百官賜見顧問各以其職常出人意表多不能酬對然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終不面窮之也熙寧之初銳意求治與王安石議政意合卽倚以爲輔一切屈己聽之更立法度拔用人才而耆舊多不同于是人言沸騰中外皆疑雖安石不能自保亦乞罷政事然上獨用之確然不移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輒改容爲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相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

從了無形迹未有若茲之盛也及安石罷相上攬綱柄而自爲之益加勵精因任原省賞罰有序旁延俊茂與之立功而政治文學法理之臣各以其彙進得盡所長雖拳勇之士亦皆作使士有獻書闕下往往朝奏暮召拔之常流之中而獎用之雙日一御講筵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每至夜分遇休假猶問御便殿訪政事日昃或不遑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嘉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在位雖久未嘗御賞花釣魚之會其幸西池與民同樂亦纔



一二至爾是以羣臣悚惕奔走赴功百度齊而萬事理  
勸農桑興學校講禮文議音樂修令式定歷象正官名  
申軍政下至道家齋祭科儀亦皆有法度一日執政事  
已語及淤田之利上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汎  
浮滲漉溉灌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遣中使往  
取淤田之土自嘗之極爲細潤輔臣恭聽德音皆以爲  
上之愛民博求物理精意如此雖炎帝之嘗百草禹之  
辨庶土唐文皇之吞蝗殆無以過也交人犯塞命將討  
伐旣克廣源州知桂州趙尙以爲歲用戍兵三千十死

五六可以守禦上曰朝廷比以乾德犯順焚劫三州故  
興師討罪郭達不能翦滅垂成而還今廣源瘴癘之地  
我得之未爲利彼失之未爲害一夫不獲朕尚憫之況  
十死五六耶河北緣邊安撫司嘗言邊民王習于北界  
市到馬尋牒送順義軍訖上曰時聞北界知賣馬人名  
氏皆寘極典全家遠配茲亦可惻自今如北界無移文  
糧究卽差人夜放界首其獲到人毋令通析賣馬人名  
氏及所居處免令屠戮蕃民若高麗于闐諸國皆務以  
德懷之梯航而至無虛歲平居亦間言兵然非羣臣所



能望也每邊奏至處畫常中機會號令諸將多下手札  
詞協事稱皆粲然可觀故平瀘戎闢洮隴南征交趾西  
討靈夏威聲所加震疊海外常惋憤敵人倔強久割據  
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  
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幾  
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既而  
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命置庫增廣之賦詩  
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  
武姿何日成戎捷其規模宏遠如此迨元豐間年穀屢

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  
餘財羨澤至今蒙利嘗語侍臣曰善爲師者無智名無  
勇功自周以還惟漢高祖爲近之若魏武可謂有智名  
若項籍可謂有勇功然皆不能一天下竊觀聖謨博大  
豈嘗須臾少忘藝祖之志哉嗟乎天不少延不及宣究  
駿功偉業以竟一代之能事然在位十有九載積精會  
神興爲建立所以作人經世之略亦足以度越漢唐追  
迹三代矣况復謙沖退託去華務實終辭尊號弗受抑  
盛德之舉也然則廟號稱神姑徇天人之意爾



序

爾雅新義序

萬物汝固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莊子曰中無主而不正外無正而不行舊說此書始于周公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廣之雖不可攷然非若周公子夏不能爲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奧旨有不能盡不得謂不知者也豈天之將興是書以予贊其始譬如繪畫我爲發其精神後之涉此者致曲焉雖使僕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

鵠冠子序

鵠冠子楚人也居于深山以鵠爲冠號曰鵠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迪于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礮少恩而原于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謬不可攷者多矣語曰



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閱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攷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也九十適周文王曰先生老矣對曰使臣捕獸逐麋則熊老矣若使坐籌國事臣尚少焉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實諸子濫觴之始今十有五篇者蓋闕而列子天瑞篇稱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其力命篇又稱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者卽南華藏舟鳧鶴之義也而今其書無之則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可不惜哉文字脫謬爲之校正四字增者七減者八注百有五十二字云

送李泰叔序

二南之詩多矣而召南之王道成于騶虞周南之帝道成于麟趾者蓋國君之尊至于仁賢公子之貴篤于信厚而後關雎鵲巢道化德教之應極焉何則富貴之族氣驕貧賤之士志苦逸樂之習難移憂勤之性易感也是故好德樂道之士出于憔悴枯槁之家者多焉至若高明之裔累世貴達非夫篤信而好之者則不足預此



也真定泰叔故宰相文正李公之家也宰相之子翰林翰林之子尚書相繼而貴蓋三世矣真宗皇帝以爲宋之世家嘗于從容語翰林曰卿之保守門戶如朕之保守社稷也其家世如此今又有泰叔焉泰叔好學樂易氣質混然如渾金璞玉而又以遠器望之與人無疑喜嘉客典衣延之與其妻無明日之飯不顧也以此其志意使不爲理部不爲事蔽以明擇其始以剛保其終而遂能成就其才則尚書之後保翰林之門戶者斯在泰叔矣官于會稽與予遊相好也旣別姑道此以勉之

書後

書王荆公遊鍾山圖後

荆公退居金陵多騎驢遊鍾山每令一人提經一僕抱字說前導一人負木虎子隨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時見訪坐小室乘輿爲予圖之其立松下者進士楊驥僧法秀也後此一夕夢侍荆公如平生予書法雲在天寶月便水二句便初作流字荆公笑曰不若便字之爲愈也旣覺悵然自失念昔橫經座隅語至言極迨今閱二紀無以異于昨夕之夢人之生世何如也伯時能爲



我圖之乎吳郡陸某農師題

書王文惠公詩後

山陰陸某嘗觀如公德宇固相度也猶欲留此示有命焉然世之人麋迷狗苟以幸富貴者何哉元祐庚辰十月二日

記

越州寶林院重修塔記

於越有山焉嘗飛而至其名爲寶林有靈鰻岫居禱旱輒雨山雖不甚高而花木蕭閒自然出于塵垢之外吳

越春秋云范蠡初作月城缺西北此峯一夕飛至實瑯琊東武海中山也蓋三神山俱在渤海中其上臺觀皆金玉而羣仙據之昔嘗有飛者茲山豈其類耶疑以仙聖人居亦舍不死之藥因以仙去故能乘風凌虛輕舉而至此不然何以能飛也越人以儲茲山之粹固多奇秀有仙國之餘風而其陰功著在福庭煉丹辟穀幾換金骨若余大父是也某獲承遺緒槩聞其一二矣故常希跂聖真而屢至其寺觀所謂鰻岫錫痕巨人之迹爲之躊躇四顧以想像三神山于此已而登其塔高雲不



違簷咫尺俯瞰闐闐若累塊積蘇焉越人瞻之遙以起  
信蓋乾德中漢南王之所造也熙寧十年八月丙申其  
寺與塔俱焚光影所照其形燭天鳥皆夜鳴逮曉一木  
無遺者山勢斗輕更欲飛舉而城郭氣象爲之荒涼居  
無何廣平侯程公來領州政目無全事百廢俱興而有  
多餘之間升鹿麗龜望之悵然且思有以復之自其塔  
始而宰官比丘與其州人莫逆公意于是良木之施雲  
如椎鑿雷如斧斤風如自春迄冬費幾萬緡而嚮之烟  
燼之餘已爛然金碧與日星爭麗矣何其速也蓋公自

少年已擢顯科治外處內四紀于茲天下稱其才焉今  
雖老矣而謀國尚壯如獲興事造業更以協濟神明之  
運某將爲公識其大者然則一塔之敏尚其餘事也

台州黃巖縣妙智寺記

佛出西方不知幾千萬里其書之契理會道與中國聖  
人之言一又其神靈之寓光景著見若今峨眉天台感  
觸之異非獨中州之人聞而趨之雖西域其徒亦累譯  
而至也與道家之說蓬萊方丈乃在煙海渺茫荒忽不  
攷之外異矣黃巖遠邑也其隣天台其俗無貴賤大抵



嚮佛雖屠羊履豨牛醫馬走漿奴酒保泝澣之家亦望佛刹輒式遇其像且拜也以故學佛之徒飾宮宇爲莊嚴則吝者施財惰者輸力傴者獻塗眇者效準聾者與之磨礪而土木之功蒼黈赭聖之飾殆無遺巧然其最佳曰妙智寺蓋建隆中僧南惠之所造迨今百年繼者非一而卒成之者如吉也余聞之也夫所謂妙智者佛之所知是也疏觀泛應無適而非真可得而不可求知而不可授雖母欲以與季不能也蓋智難口傳妙須心解如此今以名其寺如吉與其徒託而居之矣當知

是也彼世之人舍是弗圖而逐逐于外以事莊嚴則雖飾以金銀絡以珠玉譬猶蜃嘘成樓半出霄漢其彩色終非實相如吉善住持置田數百畝延十方衆以爲無窮永久之賴邑人多之而余兄嘗宰是邑言其善故與爲記因附以所聞使刻諸石焉

永慕亭記

熙寧三年予之同年友衢梁陳君澤民會葬其親于州南龍塘之原而屋其墓之南嚮以致孝饗而命之曰永慕之亭謂夫榮祿之不逮吾親而恨慕于此亡窮也其



後二年書走京師屬予記之而敘以書曰沐天不與幸嘉祐中先妣棄諸孤于齊先妣之憂未禫而先君如京師捐館舍先君之禍又未祥而先大母復棄諸孤于齊首尾四年三遭大變護持重喪千里旋反而先君客殯未克東也居五年沐天與幸既中第矣始克奉先君之柩以歸三親之喪雖畢集鄉里未顧何有一坏之土以封瘞也西安徐氏閔沐之貧無以葬以其地與之于是沐之志遂焉蓋扶舁之艱難經營之勤苦至于如此此沐之所以屬吾朋友以記也余聞之也自王者之迹熄

而澤亡南陔白華之詩不作于世而先王之美俗敝矣事親者齋無以潔身戒無以養志廉恥衰陵孝友微缺而其末流以至于今猶在也澤民于是時乃不易乎世而自拔于常流之中祿不逮親而懷無窮之慕其孝可謂至矣使澤民由是焉擴而充之則南陔之養今雖無所及矣其所謂白華之潔而以事君則忠以事長則順終于陰可以通神明而陽足以厚風俗者將在于茲此予之所以記也

適南亭記



會稽爲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于東南自晉以來高曠  
宏放之士多在于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  
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輝映  
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  
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  
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  
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  
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  
事乃與賓客沿鑑湖上蔽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

稍倦未愜公意于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  
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  
焉初屆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  
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尚疎木葉微合峯  
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  
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  
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  
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  
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水轉挹轉清山轉望轉碧而俯



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于是闔州以爲美觀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潔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摹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于發揚幽懿豈特賁一山而已凡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于耕隴釣瀨屠市小肆魚鹽之間者正仰天子仁聖拔用

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陶山集卷十一

陶山集卷十二

書

答陳民先都曹書

宋

陸

佃

撰

辱書問以所疑某亦疑者嘗試言之足下其擇焉蓋召  
 公有詩周公無之者公聖人也聖人無名故周南之詩  
 美不于文王子其后妃而已譬如傳神畫眼眼似而神  
 從之也小星衆無名星也以况賤妾則三五在東維參  
 與昴固夫人也于陽星言其數數陽也于陰星言其名



名陰也數對象則爲陰對名則爲陽譬如編氓甲在其東則乙西鄰也若丙又在其西則昔之西者今東矣蓋先王取義隨物轉徙非一端而已至于柏舟不言父者女比于母者也堯典四星獨于南方言火言火于南方爲宜故也秋言毛毳冬言毼毛者孔安國謂毳理也蓋秋鳥獸之毛尙淺毳不勝毛故視之則毛徐而察之則毳也至冬而盛毛不勝毼視之則毼察之則毛也此與春秋六鷁五石之辭略相類先王之法言多如此故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舜典言嶽獨東言

岱言巡守獨北言朔朔言終則有始也岱言代則有謝也于時之始言代則有謝于方言終則有始亦言之法也如初以著四時之同是以不言南也且北方陰陽具故北一名朔朔陽也北陰也豈特此也哉物有玄龜纁蛇藏有左腎右命至于卦又謂之習坎習重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蓋藏立之所在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實在于此故文兩人相背爲北象兩己相背爲齧古之人胥訓誥不必親相與言也以文與象示之而已噫言道而至于此亦不可以容聲



矣若夫寅賓寅饒足下所謂先王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是也夫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雖尸居衽席之上可以騎日月也況賓而饒之乎以此讀書蓋有大者焉非徒析毫解縷而已方今學者之病正在此殆所謂繩上生蛇者也足下有美才善質誠能運精神動心術求其大者豈遠乎哉嘗聞九方臯之相馬曰牝而黃馬至乃牡而驪伯樂喟然太息曰是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蓋神之所會得其精微而遺其麤麤學乎學誠如臯之所觀雖以成變化可也故曰千轉萬變而不窮

示 魯國儒者一人而已某迷謬日久所論尚不中願更疏

答周之才書

某頓首近辱手筆問我以疑區區多故不卽爲報實用愧惕蓋天子之巡守大禮也故凡大山川于其所過則祀之于是時則歌般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于其所至則望之于是時則歌時邁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蓋過而祭之則非至也臨而祭之則非望也故般之序言祀四嶽河海而



已不言告至又不言望與時邁之詩異焉非柴止于一  
詩而望有二詩也若夫柏舟曰言仁而不遇獨稱言者  
疑若有意樛木之序曰言能逮下酌之序曰言能酌先  
祖之道而北門又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如此者  
衆矣不皆有意似無說也古之言九州禹貢始于冀終  
于雍者此禹之治泲水先後之序也周官始于揚終于  
并者此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也蓋以古攷之言海岱  
及淮惟徐州而後言淮海惟揚州言荆及衡陽惟荊州  
而後言荆河惟豫州則所謂始于冀終于雍者禹之治

泲水先後之序決矣以今推之揚之地在青之下徐之  
地在并之下則所謂始于揚終于并者周之列率土大  
小之序似矣爾雅九州之序則以夏周攷之皆不合郭  
璞以爲蓋殷制也言蓋者璞亦疑之則其真不可得而  
攷矣闕之可也蓋君子于其所不知雖不敢忘闕亦不  
可強通也書曰佑賢輔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  
德小賢役大賢賢德孰爲而分者蓋德者德而已矣賢  
則又兼其行也記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蓋有德  
而無其行者有矣未有有行而無其德者也詩曰肅肅



兔置椽之丁丁而序詩者以爲莫不好德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而序詩者以爲賢人衆多此一證也又書曰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遂不如顯之重而言忠在良之上輔  
不如佑之重而言賢在德之上此又一證也賢德之所  
以有辨者如此也易曰正言斷辭又曰其辭文其言曲  
而中言辭孰爲而辨者蓋成句謂之言成章謂之辭子  
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成句謂之言明矣  
乾之象曰大哉乾元云云坤之象曰至哉坤元云云而  
孔子謂之象辭屯之六二曰屯如遭如云云晉之初六

曰晉如摧如云云而孔子謂之繫辭則成章謂之辭又  
明矣言辭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孔子之論顏子曰其  
殆庶幾乎者此如先生之誌深甫曰其于爲雄幾可以  
無悔也言殆而又言庶幾則顏子之于庶幾纔近也言  
幾而又言可以則深甫之于可以纔近也君子之所以  
品藻無者不敢誣有者不敢略蓋如此夏官之職方言  
貢而無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爲政因賦而貢者也故  
以法取之不責于所無不怨于所有所謂制其貢各以  
其所有者是也秋官之大行人言貢而有遠近之限者



此先王之爲教因朝而貢者也故以教取之而使近者  
貢以尊遠者貢以卑所謂侯服貢祀物要服貢貨物者  
是也莊子曰德兼于道卽老子所謂天法道也莊子曰  
道兼于天卽老子所謂道法自然也蓋自然者天中之  
天也郭象曰天者自然之謂而河上公曰天中復有天  
某取之希聖以爲聃周之此言宜若不同乃如某所學  
則惟聃周之此言宜若不異也又蒙謂某在越爲學者  
說詩而以不及聽見慕此似希聖惑于妄者之傳而殆  
非相悉之辭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古之教者

如此孔子之弟子又記子路未之能行不欲有聞漆雕  
開未之能信不願有仕古之學者如此而今之不善教  
學者多反此好名者以說書爲德好利者以說書爲功  
而隨之學者聞之于不問聽之于不思適如風之過耳  
常自皮外而去豈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正荀子所謂  
口耳之學者也教者道之所以不尊學者功之所以不  
倍由此之故耳故某在此未嘗爲人說書而亦欲希聖  
慎之也然不與希聖相見旣久矣恐所論尙不中存所  
見焉幸教我蒙許見臨願如前約予日望之也未問保



重

答李賁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前辱臨訪以書爲賜其言及于微妙之學而乃許不肖謂能知之且將就學以取正焉此有道者之所畏而非足下之所以望某也適居鄙疾不獲面造慚惕慚惕雖然足下之意勤矣某雖不敏而幸亦槩乎有聞聊相爲言之不敢默默而已也蓋君子之學有體有用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而古之聖人本數末度足以周上下圓神方智足以盡往來而蹈常

適變莫逆于性命之理者如此而已矣故二帝三代之士有得于聖人之道而仁足以教者必告之以此有求于聖人之道而智足以學者亦必問之以此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子沒而大義乖道德之體分裂而天下多得一體諸子雜家各自爲書而聖人之大體始亂矣故言體者迷于一方言用者滯于一體其爲志雖篤其爲力雖勤而不幸不見古人之大體長見笑于大方之家者由此也嗟乎道之不一久矣而臨川先生起于弊學之後不向于末僞不背于本真度之以道揆持之以



德操而天下莫能罔莫能移

案莫能移上文原闕二字

故奇言異行

無所遁逃而聖人之道復明于世某亦幸當此會而偶獲承教于先生之門其所謂君子之道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嘗聞其一二矣故四方之士有意于某而以此問者未嘗不以此告也況足下之質有可以受于道者又挾鄉里之契而其意且至焉則某之所有自非所無者安敢有惜于左右哉蓋孔子去魯事與齊不同君子之道所以待父母國者與他國實異也鄙疾方愈未可以出風尚阻造謁姑道此以為謝足下諒之而

已

答史仲至書

某啓為別久矣引企友益無須臾之頃不在此辱承手筆因小官役役多事益以無聊此涉人間世者之所常然而勢有不可如何者也蓋古人所謂開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正類此爾惟君子達于性命之際故分內之常可以義處而意外之變可以理遣也如吾仲至有受道之質而言足以守中行可以鞭後使少加意焉則養之于四十可以不惑縱之



于七十可以不踰而所謂下學而上達于性命之際者是不難也何至于三十而無立五十而無聞乎卑辭之及此亦已太異矣某承乏于此行將成攷四方之士問足以起予辯足以助我者日益以至蓋後生真有可畏者非特可愛而已迺如所謂使追之者躍如視之者瞠若則予豈敢此朋友借譽之過耳雖然某也從事于斯不爲不久矣課老易之無而責有溫詩書之故而知新所謂性命之天理道德之仁義雖不盡曉然不可不謂槩乎其嘗有聞者也顧未知何時復獲瞻際坐吾仲至以發予之狂言庶幾如不動之質而以妙斷施之雷之者蠅若運之者風如也未聞千萬以道自愛

答宏姪書

所問禘祫猶當如前說但用致夫人前說恐誤夫人左氏所謂哀姜是也吾姪疑詩亦右文母恐于禘而祭天爲礙蓋詩言後世推先王所以右考妣之心于是乎有禘耳于禘而祭天奚礙吾姪又疑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恐于旣練而後祫爲礙蓋喪三年不祭謂外事不祭耳于練而後祫奚礙且新主卽



廟與其祖妣合食固禮之情也仁之實親親是也義之實尊尊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故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道進于禮矣夫事師者不疑而悅回也是也疑而不悅由也是也回也不疑殆不若由也之疑而不悅有以觸師使言也吾姪勉之而已

答崔子方秀才書

案子方涪陵人流寓淮南時尚新學子方三上書請復春秋不報遂不應舉所著有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崔君足下僕與君一在揚州之南一在其北惟是雞犬不相聞也又平時未嘗有交臂之新半面之舊惠然貽

書問我以春秋何耶豈非足下與僕氣同聲比不待相見而相知也春秋孔子自為之書也辭雖數萬其指數千褒貶繫片言隻字而萬物之聚散皆在焉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于其間逮今千有餘歲未有能精之者也若陸淳纂例近時孫復發微學者頗宗焉淳于經固疎而復為疎尤甚昔常秩謂發微動輒有罪商君之法耳非聖人忠恕之道王回以秩為知言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知此則知春秋矣蓋春秋撥亂以今責



今彼善于此則可知矣而發微以王責霸是不知論其世之蔽也故余每患學者宗復無所折衷竊嘗盡心焉頗見聖人之旨一二惜夫荆公歿矣不得而證也今足下好學善問有意于我聊相爲言之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有否可知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从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

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焉耳然則說者曰春秋無例誰歟春秋無褒誰歟春秋不過數十事又誰歟若夫荆公不爲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

案安

石不以春秋取士至謂爲破爛朝報獨此論甚正疑未必出自安石或佃欲爲師迴護其短耳

由是觀

之承學之士驟而語禮不知其本也驟而語春秋不知其始也倒經而言逆而說者人之所教也安能教人至



于三傳得失公羊于經為精穀梁次之昔仲舒學公羊者也公羊能使仲舒三年不窺園乘馬出入不知牝牡則其所得殆非十之二三也足下更博攷而深求之譬如食稔其味在後嗟乎百年人之大期也至者萬無一二中分百年余已半聰明非復前時也惓惓之意不敢以虛辱恐所論尚不中足下擇焉可也餘非面論不能悉

陶山集卷十二

陶山集卷十三

宋

陸

佃

撰



啓

及第謝啓

宗官奏籍遠冠于英游天子臨軒復躋于異選退循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器務并容義敦善誘致茲庸瑣獲預甄升誓殫補報之勤用答題評之厚其于感愧罔罄敷宣

及第謝二府啓



奏籍省闈偶居于前列試言宸陛復玷于上游祇荷寵  
靈切深震慄恭惟得士之實要在取人之難漢魏以還  
法不如于三代隋唐之際弊尤甚于兩京篆刻相高風  
流浸薄維聖王之嗣歷邁治古以搜賢煥乎其有堯文  
粲然而興周道迫臨軒之覆試改射策以甄收于一朝  
俄忽之間去千載因循之弊宜獲士林之秀庶諧賢路  
之求苟屬非才曷符羣望如某者稟生椎魯趨世拙疎  
清白遺孫幸緣于祖慶詩書教子復恃于親嚴道之真  
治身竊嘗有意古之學爲己終冀無慚因迫勢于貧窮

遂強顏而干進瓦摳軌巧糠籩忽前猥自下陳擢居異  
等靜言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宏業經天精忠  
許國德功兼茂名爵並尊英雄入于彀中爲之進退風  
采傾乎天下莫不奔趨無遺忘賤士之心有長育賢才  
之志收之不滿之篋振以有餘之光致此孱庸預茲亨  
會黃中通理幸仰于嘉猷精白承休誓酬于大造

除中書舍人謝丞相荆公啓

濡螭頭而記勳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受  
恩彌重圖稱愈難恭以特進相公先生氣大至剛心精



惟一降從崧嶽之峻出應崑河之清遵大道之甚夷障  
狂瀾于既倒度關而覆雲氣嘗爲著書夙夜而省夢魂  
果諧作弼進已見大儒之效退將爲百世之師兩得所  
圖會歸于極而某學初爲己才不逮人偶多在于門牆  
遂少窺于閭奧雨而無蓋護商也之非風乎舞雩嘉點  
爾之志具蒙善誘深被樂成是致甄收不遺蕪陋魯雞  
伏卵知長育之難酬魏鵲遶枝歎依棲之尙遠惟不慚  
于仕進庶無負于師承

除中書舍人謝二府啓

濡螭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伏  
念某性惟中下族本單平紫氣東來偶知于問道青氈  
故在粗識于傳家敢處人先每安分內逡巡仕宦雖異  
隴西之遊荏苒歲時頗肖周南之滯長安十載太學三  
年孤進若迷靜思如夢比從鄉國再望闕廷豈云一對  
于清光遂爾屢叨于殊獎始求字訓旋預禮文備儒館  
之校讎陪書筵之勸講更從右史進直西垣雖寵渥之  
自天實資緣之有地茲蓋伏遇某官大忠儀世宏業經  
邦堯西和仲而嘉成舜右臯陶而善治五雲長潤共知



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遂令蕪陋亦與甄收某敢不正學以言中道而立當有終于志尚庶無負于生成

潁州到任謝二府啓

叨膺制檢獲領郡章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借助伏念某器能甚陋資望素輕粗識廉隅竊循分域偶遭先帝遂躡稠人屢易歲華一安時命十年騎馬罔慚處士之高風雙日垂簾久綴從官之函列曾微補報幾致顛躋因剡奏于嚴宸丐分符于便郡尺蠖徐動敢言士路

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曲蒙詔可豈曰才堪茲蓋伏遇某官精識際天純忠許國萬靈蒙福庶績咸熙堯作大章蓋得一夔而自足舜不下席實資左禹之相維顧維淺迂最荷憐眷付以近民之任使之報主之知某敢不虔奉教條務強政治當官如水況臨清潁之寒流與物爲春願奉洪鑪之煖律庶收薄效少答洪私

潁州到任謝蔡州王左丞啓

叨膺宸渥獲領州符已布寬條方承巨庇伏惟某官大



忠許國精識際天抱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歷有民  
與社暫騰襦袴之謠維鼎及稟行正鹽梅之任內顧涼  
瑣仰隣治封會無從政之長乃有依仁之幸趨風尚阻  
跂德徒深

鄧州到任謝二府啓

求試穎尾莫窺千里之憂就遷秦頭仍總百城之重載  
惟忝冒第劇兢榮竊念某拳曲散材汗漫末學猥緣先  
廕早玷儒科樞驥低昂空有心于長道蠹魚生死殆未  
脫于陳編客難東方人愚百里偶遭逢于先帝遂超躡

予稠人受恩不貲圖報無所髯龍忽遠腸鼠漫存迨日  
月之兼明戴丘山而加重爰求外補用益中慚惟東穎  
之近州有西湖之盛槩全家飽足終日端閑豈圖隆私  
更徙巨鎮叨塵踰甚稱効茫然三顧頻煩想見昔賢之  
際遇百花洲渚適當聖世之隆平顧惟何堪而有斯幸  
茲蓋伏遇某官公忠亮直博厚高明民繫戚休國隨輕  
重迪上以先王之典納人于君子之塗遂令虛辱獲與  
任使願因餘澤促就微勞重念偏親每懷弱弟鄉關頓  
遠音問難常雖公義之是先亦私恩之寢迫神樞甚鈍



肯睇汝鄧之風畫繡可歸尚懷明越之念終干陶冶少  
副庭闈顧賀燕之歸飛更于誰屋庶靈蛇之出報不在  
他門

江寧府到任謝二府啓

將母有懷每陳于私懇牧民無狀誠愧于數遷蒙上聖  
之矜從荷大賢之推指竊念某倭遲薄宦濡泥迂儒初  
漸洛下之少年仍抱漳濱之多病偶緣僥倖遂歷清華  
去朝廷固無所思在州郡未有所補忽叨會府復近鄉  
關維建業之名區據秦淮之勝槩土風甚美公事不繁

山護金湯信登臨之可賦潮通臺洛豈寂寞以空迴又  
況歲時順成民物安樂舊遊岸校雖遼海之已非新過  
闕庭顧長安之未遠載惟忝冒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  
官聖世巨人皇家隆棟兼兩宮之厚眷聳四海之具瞻  
愛惜人材持平國柄致令蕪陋獲被甄收某敢不踰三  
代之寧侯踵兩京之循吏丹心期于報主白髮出于爲  
民環玉可銜肯效禽魚之細鄒金不躍一歸鑪冶之公

泰州到任謝宰相啓

恭擇日時已臨職事尚叨民社仰繫陶鈞伏念某奮起



諸生遭遇先帝擢自庶僚之底使陪法從之中殞首未  
酬攀髯忽斷况承信史敢徇他人然而智短材疎勢單  
力弱論涓埃之小補或有可矜責天地之大恩誠云不  
報向蒙容貸獲免竄投此蓋伏遇某官澤潤生民道佐  
人主以節義大閑扶持鉅業以高明碩望經緯萬方斷  
自聖心蔚爲時棟事功式序宇宙蒙休曾何丙魏之足  
云當與夔龍而並駕某方縻謫籍竊恃閔恩雖塊土之  
無私亦生成之有自載惟末路永託洪爐

海州到任謝二府啟

謫守海陵逮麥禾之再熟恩移胸臆亦飽煖之一麾祇  
荷陶鎔實深名戴竊念某才能素薄運命多奇偶竊科  
名謾膺宸睠亟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果致疾顛  
尙繫宏庇一違恩館再領州符况東海之煙濤接西溪  
之風月居民富庶過客稀疎載惟便幸之多盡出生成  
不遺于微賤構衆材而成厦與萬物以爲春遂令芻微  
得備器使再念某素蒙獎借最荷矜憐方此向隅或少  
妨于衆樂苟焉得斧當盡釋于羣疑矧有高明務昭忠



善幸賜洗金之惠敢忘銜玉之恩弱羽雖傷願集權衡之上孤根可託請居桃李之間

復集賢殿修撰謝二府啓

節藩重寄秘殿華資祇荷鈞陶實深愧慄竊念某生爲書蠹分是醯雞偶遊夫子之門牆曾侍先皇之軒幄恩私莫報罪戾滋多戚本自貽敢嘆周南之滯老將誰顧分甘冀北之羣豈圖孤生忽辱再造此蓋伏遇某官仙姿異稟台極元勳博厚高明公忠亮直堯得一夔而自足舜惟左禹之相知坐判忠邪旁求俊乂遂致羈窮之迹得逃黨附之餘桃曰膽之已深憑于凜雪摧其乾矣更曲荷于生成某敢不吹鑿懲前書馬慎後誓有收于末路庶無負于初心免著微勞用酬盛德

蔡州到任謝兩府啓

情雖易辭過實難屢悉從湔濯仰荷陶鎔竊念某縻盞窮鱗泥塗病翼命維繫于斗水心久成于寸灰一去國門十更年籥省中啼鳥分掃迹于冰廳海上狎鷗故馳神于魏闕敢圖台眷特賜甄收旣逃餘黨之間仍襲舊人之後榆無疵病雖云覆育之自天玉有精神實以含



藏之爲地睠惟上蔡特近中州介于淮潁之西越在汝墳之北土風甚美產神物之著龜公事不繁帶仙壺之日月靜言昧冒深切兢慚此蓋伏遇某官邦家光輝社稷勲德日開國境時信天工尹居伊陟之前公在成王之左金丹九轉自收起死之勞蛇珠千枚未盡謝生之意

同蔡州交代李閔郎中啟

叨塵書殿假借節藩久無披霧之由忽有及瓜之代併爲厚幸良劇懽悰恭以某官問學該通襟靈夷曠早奉使華之重益增朝望之隆暫寄藩宣佇歸省闈重規複矩敢忘踐墨之思綿力弱才空抱續貂之愧炎蒸在候承際匪遙更宜保綏用符傾頌

除右丞同諸路監司啟

誤被宸恩進司省轄曾牢辭之莫遂知叨據之難勝敢意撝謙曲垂緘問

除左丞上親王免啟

恭惟某官間平賢王魯衛大國能密移于造化或陰借以齒牙敢旬敷陳庶諧矜允



除右丞上二府免啓

誤被非常真知不稱自初聞命非僞爲辭矧素昧于經  
綸敢遽參于步武恭惟某官明堂隆棟太社元龜能回  
天心善救人物願因進對曲爲敷陳儻上聖之矜從乃  
大賢之贊助永懷厚德實倍常情

除左丞上二府免啓

寶章批付實爲非常瑣闥塗歸已云不及仕進迅速君  
恩頻煩匪畏臚言仍虞鬼闕願假黃金之諾請辭碧落  
之除俯燭微誠仰繫盛德恭惟某官建時皇極保國太  
和股肱漢之蕭曹筋力堯之稷契能密移于造化矧嘗  
借以齒牙敢句敷陳庶諧矜允

賀刑部徐侍郎啓

伏審寵膺中渥榮陟近班副九重欽恤之懷協四遠僉  
諧之論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躔間氣策府瓌才雖陪  
貴士之遊猶兼寒儒之操果從三館爰列二卿銜錦而  
歸嘗覩昔年之龍化搏風而上更聞今日之鵬飛教由  
是孚刑以之措雖所願學孔子乃儒者之素心然淑問  
如臯陶亦古人之能事佇迎殊用益峻羣瞻具爲忻愉



實倍倫等

回發運孫龍圖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總漕權分九重宵旰之憂副一道吏民之望伏惟慶慰伏惟某官踐揚甚久名譽素高負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運紅牙運算暫繫強富之籌綠底頒書卽迓褒升之命方修慶牘首辱珍函旣深慚佩之懷更厚綏將之望

回黃裳狀元以下新進士啓

伏審祇膺睿澤榮擢殊科伏惟慶慰某官先輩涉道宏深受材廣博學該摻桂思敏然其拳拳有愛君之心豐豐明當世之務果承清問遂占上游騰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共期遠業卽奮亨途慶牘未遑華緘首及其爲感佩罔旣敷陳

回陳軒學士啓

伏審某官被寵楓宸刊文芸閣伏惟慶抃竊以儒館校讎之職實惟人材養育之塗泛河漢之通津集蓬瀛之仙室將資潤色首預討論抱槩磨鉛迭處羣英之列拖金曳組卽陪諸老之遊厥惟闕才乃副妙選恭以翊善



學士行隆賢業學造聖真作客賢王日奉詩書之樂爲  
郎省戶時推論議之明果膺殊恩薦升華貫未遑慶禮  
首辱長牋銘篆之深敷敘奚盡

回人謝館職啓

楓宸布寵芸閣升華伏惟慶抃恭以某官思敏然其學  
該摻桂早邁光華之運久登高妙之科果沐茂恩允符  
公議宣室夜對行膚顧問之嚴蓬萊日長坐覺校讎之  
暇欣陪俊軌叨示珍題欽佩至深敷宣罔旣

回文及甫謝館職啓

伏審光奉制恩允升仙館恭以某官學探聖域慶襲相  
門虎豹之駒華文實異龍蛇之蟄亨奮可期果被寵光  
式居華貫望蓬萊之宮闕觀河洛之圖書吉有舊勲久  
歷三公之任誼方年少更陪諸老之遊某初愧續貂忽  
諧附驥重迂高駕猥辱珍函黃金投毒雖費珍之已重  
纓帛復錦顧爲好之更輕徒荷謙勤深增悚佩

回安定郡王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受王封成命旣宣羣心肯慶恭惟某  
官才宏器偉位重德隆與混沌畫眉惡高名之出衆爲



穆生設醴知雅尚之尊賢又况屬籍承藝祖之華詔書  
存神考之意果膺宸綍兼擁將麾宗子維城信王基之  
有賴泰山爲礪與國壽以無窮顧慶幅之未遑辱珍題  
之先及其爲感愧罔旣陳敷

回刑部劉侍郎啟

伏審寵膺宸檢進貳刑履朝宗之亨衢協仕途之盛  
選伏惟某官踐修克敏論議持平自結冕旒之知久陪  
卿寺之列金科玉律素號該明苔獄草扉更資平恕果  
躋華近式副僉諧未遑慶牘之修首沐柔緘之及其爲

感慰罔旣敷陳

館伴高麗使啟狀

叨奉睿慈獲伸良覲踐籩斯設初瞻拜覬之恭承篚是  
將遽沐貽賤之厚載言惠好徒用感慚

祇奉宸恩欣陪宴惠猥以珍函之及副之懿篚之陳良  
紉謙勤實增愧荷

特沐好音過形厚意姑致羞蘋之義庶伸報李之仁有  
少菲儀具如別幅

叨會使華猥霑土實高言何綺荷賤論之未忘厚報匪



瑤愧幣將之不腆載惟塵浼尙冀檢留

祝文

祭醮神祝文

吏政不修蟲蝻爲害翦除雖力民亦告勞殆不可以人力勝也謹率寮屬用款于神詩不云乎秉畀炎火無害我田穉惟神降康日靜原野俾茲民吏欣賴自然之功則有成報

潁州祈晴祝文

昔自康年風雨惟敘蟲螟不作物用嘉成今蝻生雖息而秋霖是病居者憂壓田者愁澇推原厥自吏職不虔嗷嗷下民其實怨咨惟神廟食茲土靈享具昭還賜時暘副我誠禱阜成歲事迄用有秋

又

秋雨復作亦旣成霖稻阻刈收麥妨敷播市鬩不集道途益艱惟神明靈願終陰祐使陽光布照陰慝潛伏以成甫田農夫之慶大田寡婦之利則惟洪私敢怠成報

潁州謝晴祝文

比以淫雨將害秋稼麥種失時民不遑安用控于神賜



之景答屯雲解駁水潦訖收農事有濟神庇斯民其德厚矣敢忘馨香祇謝成貺

又

雨慣無節民用怨咨再禱而晴實惟神惠牲肥酒冽亦云不腆惟神卒功使成美歲則民敬事永有靈饗之威

鄧州祈雨祝文

冬有積雪春有小雨此年之所以豐也今冬得雪既薄尚賴春雨以相農事惟神聰明廟食此土願施膏澤以慰民望

鄧州祈雪祝文

自昔康年繫時佳澤比緣脩曠徧走羣祠雨雖獲而尚艱雪垂成而未下再傾誠懇一叩靈明滌盡春瘟阜成歲事果終神惠實慰民心

江寧府祭蔣山神祝文

某在元豐之初以光祿寺丞資善堂修定說文赴闕欲自京口輕騎省王丞相于金陵是時汴流日淺議舍所乘舟自先濟江念未有長子姪可委夜忽夢神人金甲仗鉞自稱蔣山神迎候渡江無慮某初不知鍾山有帝



之祠也既至金陵問知有帝拜伏祠下像如夢中惟冕服異耳其渡江日獨得順風二舟既涉風色斗轉他船皆不果濟竊嘗以謂異時或守金陵逮今十五年受命來守是邦敢忘帝之靈祐舊例視事越三日徧謁羣祠而帝廟以遠守臣未嘗躬詣某雖已用故常遣使告至今復祇見于祠下

泰州感應觀音殿祈雨祝文

涉冬閔雨宿麥不滋竝走羣祠未獲嘉應恭聞寶陁妙力具大慈悲善應諸方無遠弗屆輒同官屬祇請紺容

就宣詔亭普伸瞻奉冀敷膏澤以兆豐年永彰感應之名重揭望霖之號

蔡州祈雨祝文

自夏涉秋稍愆時雨雖勤浸灌功利實鮮是用奔走有祈于神願降霈澤興我嘉穀是神能福斯民而吏亦仰有依賴

蔡州謝雨祝文

比緣旱乾竝走羣祀曾不崇朝膏澤云足未種者耕已植者茂年穀屢豐實神之造敢忘吉蠲以答靈貺



祭文

祭丞相荆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四月某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國王公先生之靈維公之道形在言行言爲詩書行則孔孟孰挽而生孰推以死天乎人乎抑莫之使於皇神宗更張治具夔一而足二則仲父迨龍之升奄忽換世公則從邁天不憖遺嗚呼哀哉德喪元老道亡真儒疇江漢以濯

之而泰山其頽乎承學諸生無問識否齋戒是修矧從公久祝之使肖成就長養聞訃失聲形留神往回也昔何敢死賜也今將安仰慟貌象之誰如悅音塵之可想嗚呼已矣病不請禱葬不反槩寄哀一觴百身何贖尚饗

江寧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某月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陸某謹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



國王公先生之墓嗚呼法始乎義樸散而器列靈嗣興  
文始具備祖述憲章約成六藝大明西沒羣星爭麗派  
別支分散作百氏歷漢更唐衆說蠡起天錫我公放黜  
淫諛發揮微言貽訓萬祀卒相裕陵真真偽偽義兼師  
友進退鮮儷荆山鼎成龍去不回公從而上梁壞山頽  
某始以諸生得依門墻一見如素許以升堂春風濯我  
暴之秋陽今也受命來守是邦公之所憩蔽芾甘棠蕙  
帳一空墓柏已行俯仰陳迹失涕沾裳論德敘情以侑  
一觴尚饗

祭丞相蘇子容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七月某朔二十七日某甲  
子門生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陸某謹致祭于故  
座主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蘇公之靈  
巖夢矐矐岳祇業岌我公膺之瓌珽是襲厚德醇行立  
登之清羹問手爛唾從面濕讀書萬卷青紫如拾作爲  
辭章珠璣綴緝山巖備收臺閣兼習薄飯不羹館職供  
給蠹簡芸香螭坳墨汁草石圖經博極郡邑混儀漏成  
玉利銅漉鼈禁晦登鳳池早集典選材征尹京姦戟陽



開陰閉一張一翕甘棠蔽芾行露厭浥兄弟相依鶴鴿  
原隰子孫頭角犀兕濺濺官至宰相壽踰八十元祐紛  
更鬧藍不入紹聖歸休退勇流急風清月明漁蓑釣笠  
春扈推移秋螢燿熠閒居日長其誰公及憶昔熙寧擔  
簦負笈借公風雷魚龍起蟄仙梯千層龍門三級換我  
凡骸神丹一粒鳴鶴與縻白駒維繫元豐中間官制初  
葺禁塗相追閣門贊揖飽聞典故因賡詩什洪範言箕  
中庸語伋人之生世瞬息呼吸東賓西饒羲娥汲汲不  
見幾時墓碑遽立壯夫感決兒女嗚咽銜環未報綽不  
及執一訣終天雪涕雨泣尚饗

祭邵興宗資政文

嗚呼公平令德樂愷重厚如山閎深如海公之學問大  
白受采風落翰墨珠生警咳公之政事吏憚民愛入典  
樞要出藩甸采謂宜壽考歸就衡宰孰云不常末路是  
改旆未及還棺已云益念惟陋庸早辱眎睠不見未幾  
話言如在遽聞公喪涕泣汗駭馳哀一觴永訣千載尚  
饗

祭壻李知剛文



嗚呼作乂自古有死其誰能免壽夭相懸雖若彭殤終于共盡蓋生之有死猶客須歸作者之必息也此理予講之熟矣今予作乂不能以理自勝每一念至幾于忘生何也豈非作乂有奇才異能使予有不能忘者嗚呼作乂器識高妙操行粹良德可以臻極而未充學可以造微而未盡使充且盡雖爲名世可也非特李氏門戶倚焉而吾家亦將有賴孰謂年不滿三十位不過掾屬而今死矣予自聞訃迄今念子若迷若失亦如醉人萬象成非觸緒悲感覽子平生所爲文字閱昔共讀經史

展昔共玩書畫過所嘗遊覽臺觀遇所嘗會合親朋雖欲忍淚忽焉不知涕之流落也嗚呼作乂而至斯耶妻少女幼未有嗣息斯人也而至于斯極也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浩劫易盡此恨無窮是誠難忘者也雖然尙有一事若可以自廣者聞訃之夕夢神告予李掾今在好處母甚悼後聞其死不愧通人達士疾革召其僚吳君愿以後事付之愿退于是盥手齋面正西向坐且曰我亦詣一好處揖吾女令勿悲惱善自愛語訖遂長往與前夢正協嗚呼子真能自達耶今真生好處耶子之諸



父昆弟妻女與予于此皆若可以無憾也嗚呼作父我  
今知之理有固然物忌甚美事惡太全惟吾作父成就  
似早行太老成經甚明了老尚難兼而況年少譬如草  
木之英雖奇不實雲霞之異雖奇易失嗚呼作父今也  
云亡如夢一覺誰短誰長尚茲二女與母相將日就長  
養坐膝扶牀異時傳業尚繼中郎光靈弗昧來舉予觴  
尚饗

祭王元澤待制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陸某謹致祭于亡友天章閣待制贈諫

議大夫臨川王公元澤之墓惟公才豪氣傑超羣絕類  
據依六經馳騁百氏金版六韜堅白同異老聃瞿曇外  
域所記并包淳蓄迴無涯涘形于談辯雄健俊偉每令  
作人伏首抑氣譬彼滄溟萬川俱至驚瀾怒濤駕天卷  
地又如白日雲霧斗起風裂雨驟雷震霆厲倏忽斂氛  
澄霽斌媚異態殊狀率有義味自云功名可以力致何  
作弗成何立弗遂熙寧逢辰旣昌且熾立談遇主騰上  
甚銳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半途而稅孰天孰  
壽孰興孰廢自古皆然竟亦何爲念昔此邦初與公值



曷敢定交公我所畏傾蓋相從期以百歲今我來思如  
 復更世豈無友人先我而逝懷舊感今擲筆掩袂猶想  
 當年拍手論議白下長干倒屣曳履遺舟夜壑求馬唐  
 肆顧瞻空山潛焉出涕尙饗

陶山集卷十三

陶山集卷十四

宋

陸

佃

撰

誌銘

通直郎邊公墓誌銘

公諱珣字仲寶姓邊氏給事中贈工部侍郎諱肅之孫  
 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子給事在真宗  
 時嘗守邢會契丹大入帝幸澶淵密詔若州不可守聽  
 以便宜南保給事匿詔書督丁壯乘城悉所部兵陳以  
 待之賊騎傅城不能下時鎮魏深趙磁洛六州閉壁不



出老幼皆趨邗所全活甚衆擢樞密直學士河朔之民至今能道之兵部在仁宗時嘗更省府與韓忠獻公及予祖諫議爲僚友相好也有醇德美行終福建路轉運使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越州餘姚縣尉又爲尉會稽進梓州監亭縣令書寫河東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改平江軍節度推官邠州觀察支使揚州觀察推官遂以宣德郎致仕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通直郎紹聖二年三月甲子以疾卒于姑蘇採蓮涇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二疾革曰吾少時遇持戒僧以所誦佛書

置吾頂祝之曰願他日臨終無疾痛若將夢寐然是時頗諱聞今思之眞善頌也語訖奄然如寐其孤卜十有一月甲子葬公吳縣蒸山之原公少孤能立事諸兄惟謹宗族鄉黨稱其悌在官有能名威敏孫公頗稱之威敏公姊之夫也帥并門辟公以自助不專爲親居無何威敏以治錢塘行事或越法度貶公亦傍緣被譴累或勉之自明公曰孫公旣不辯吾雖無言可也及英廟起威敏經畧陝西有司亦言公初無罪實朝廷乃復公官始赴平江之任會崑山旱蝗公被檄督捕而瀕海萑葦



盤互蝗集其下不可得莫知爲計者公使爲連槎碎根植于上而蝗悉斃諸郡取以爲法又嘗直盜牛者之冤今其家尚存言輒流涕公爲人樂成人之美聞善抵掌稱慕與人交有終始自初仕宦所與遊多豪英後多爲名卿重人而公蹭蹬終微遭遇然壽考康寧殆五十年往來吳中極山水之勝扁舟乘興時過其子官舍所謂名卿重人者未必如也豈五福難備罕得而兼歟將達宦酣于富貴與處閒就曠薄滋味爲適而已者其得失自然不同歟夫人陸氏前卒二男子裕睦州團練推官

祁習進士三女子長適朝散大夫梁黃裳次爲比丘尼次適奉議郎陸傳孫五人知微知章知白知常一女子也裕諸邊之秀喜學有志尚能似其先人公吾舅也吾母葬會稽其地曰寶峯夢想慈顏抱終天之恨幸時見公以慰涓陽無窮之思孰謂去越尙新而公已云亡矣其尙忍爲之銘乎噫憂患之餘逡巡夢境精思凋落如老畫師非復昔時文彩雖欲盡公之髣髴不能也銘曰我見舅氏如母之存舅氏見我其如子孫寶峯相望蒸山之原今其已矣尙復何言



朝奉大夫陸公墓誌銘

佃之皇祖吏部郎公諱軫越人也逮真宗仁宗在館閣最久華文質行粹美無疵爲子若孫若其從子安承善訓隨性之厚薄各有得焉蓋得其質素不爲表襮以能政事者公也公諱琮字寶之吏部再從子也幼孤吏部自教養之公亦感憤爲學甚力能如吏部意乃任公爲郊社齋郎爲吉州龍泉縣主簿南康軍星子縣尉壽州壽春縣令知虔州石城虔化兩縣又知江寧府上元縣知連州通判潤州又知處州最後根括兩浙路鹽錢官

八遷至朝奉大夫勲四轉至上輕車都尉公爲虔化令少保趙公抃辟也邑號難治風俗壞久矣至于子輒父足弟捩兄臂自其意爲之者莫怪也無幾何有翁在庭訴其子毆者問之真是也使腰以石沈諸江若是者殺三人焉于一邑大驚俗驟變子爲後以孝弟爲下以恭人或以比鄴令殺爲河伯娶婦者在潤州也歲大饑斗米錢三百疫繼作公方攝州事圖所以救卹之方備至適有官舟溺米數萬石有司請曝之入州廩公盡使貸民人用以濟餘所在大略亦如此而尤清慎蓋去壽



春嘗有以錢千緡粟千石半途贖者公不顧公爲人尙氣節對賓客不改越音言雖無華然意所造自有餘趣老猶賦詩以公餘觀史以俸餘買書曰吾以此終身亦以此遺子孫可矣娶楊氏封金華縣君光祿卿與之女五子俱早卒先今爲太廟齋郎俛傑僕舉進士皆勤孝有立有公之風四女長以疾在室次適進士桑定國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劬次適奉國軍慈谿縣主簿劉芹孫男五人女二人春秋六十有六元豐五年十月八日以疾卒葬宣州清流鄉義安山之原其日元豐七年

十二月乙酉也公在上元時今王荆公爲州多任之事嘗臥疾幽屏一室有神人告曰汝壽盡此然陰有功在物當延二八迨公之亡果十有六年也曾祖郇祖仁旺贈太子中允父明贈朝奉大夫噫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今諸孤不以公籍外論之而屬佃爲若佃之言豈足以重公也亦論次之如此銘曰猗歟大夫維政之優威在爲邑惠在爲州威也如何子孝而磯牆無讒闥室無勃磈惠也如何爰衣爰食水無龜手路無葶蛄亦有清白化墨爲廉子孫保之國人是瞻



黃君墓誌銘

君姓爲黃名曰頤字謂之吉老剡人也南齊金紫光祿大夫僧成之後今剡有寺號宣妙光祿之舊第也君爲人篤實善良讀書聞大略元豐中以恩補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調南康軍司戶參軍以重離親不復出仕宦熙寧歲在單閏吳越大饑且疫病相漬死相枕籍者十五六雖其妻孥往往走避君獨爲粥藥救治之無所不至至取家人首飾以貸之扶其病而起若死而葬祭之者蓋不可勝數平居嘗曰治生焉用多求可焉可矣卽

爲善不可以不多也故其用意處能以不貪爲寶以教子爲義賙人之急爲仁居久之鄉人多信向有疑往謀焉有急往求焉孱子弱女有嫁娶往投焉剡在東爲地最高一遇旱乾民輒拱手受斃君創水利溉田幾萬畝嘗有爲盜者君面以錢與之曰前日作此亮乏此物也其人愧羞恨不死由是里中盜走他境誓不敢妄意黃氏之藏有無也其宗族鄉里執友交遊多以佛稱之而先生長者亦以爲長者也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娶王氏生四子理中早卒特持時盡遣爲學爲塾門側有願



求學者皆給飲食筆札以成其志願後又請遷縣學而新之剡自職方史公賜第釋褐縣大夫榮其歸揭其西門曰繼錦以追買臣且以來其後自君遷學徐充求移忠姚舜明皆相繼登科特亦其一也特持受學予所言多時亦在太學特今爲瀛州防禦推官知通州靜海縣丞女三人適王奕周詡徐明遠明遠主杭州餘杭簿孫八人端彥正彥假承務郎皆已卒濤習進士孫女十人長適假承務郎龔節亨餘皆尙幼君享年五十有九紹聖四年七月甲子卒里人初皆爲君禱祠及卒皆奔走

赴哭至噎填門織路未捐館前忽語諸孤初七日吉日也諸孤以爲是日疾愈矣其日乃披衣起坐作句偈一有委蛻塵垢之趣諸孤筮以十二月甲子葬來乞銘曰日月有期矣請願先一言以慰存沒予閱君之亡又義不得辭故作是銘彼滿苟得者以財得麗無一夕安枕是亦可以少警矣元祐之末有陳誨者閩產也相陵阜得其妙嘗曰剡多奇峯秀嶺然皆無如永安鄉所謂黃山者又稱君多陰善其後將大後將有葬此者今君之兆卽陳所指也銘曰義有弗行行靡不到仁有弗爲爲



靡不報譬彼接花實因爾舊花變子移亦躋厥後花則  
大矣自跗徂杪其或不培後將復小匪接之艱續則匪  
易顧而孫曾尙引無替

諸暨黃君墓誌銘

諸暨爲邑萬戶能力教子者三家朱氏諱瑩子名戢韓  
氏諱彥昌子名羽黃氏諱舜卿子名彥熙寧中先皇帝  
以德更化以道更法百度修而萬事舉始詔諸路置學  
官方是時予爲鄆州州學教授彥等裹糧走汶上有良  
質美志不媿齊魯自茲從予遊蓋累年買鄰太學之東

衡門懸箔而容貌甚渥予固知其非長厄者也後羽登  
科彥繼之戢又繼之鄉人莫不欣慕其父子甚可喜也  
戢父卒予銘其墓矣羽父卒予又銘之今又銘君之墓  
何其甚可哀也傳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言禍福之相  
尋如此羽雖不幸短命今彥及戢宦學方優異時烜赫  
爲世聞人殆未可量則予又將爲之喜矣君字醇翁贈  
衛尉少卿諱振之子守約而能以仁守豐而能以義施  
其宗族鄉黨待君而後舉火且數十家以急難告者門  
幾如市一邑稱其慈仁至號爲佛元祐六年八月辛亥



卒卒時沐浴易衣冠危坐結印如高僧趨寂享年八十  
可謂壽矣然人不以為多聞其卒多為之出涕初娶王  
氏再娶李氏生五子雍賡彥侃革雍革嘗預計偕彥今  
為興化軍錄事參軍二女適申屠琦蔣復禮孫男女二  
十四人諸孤卜以十二月庚申葬君范公鄉任氏之野  
銘曰觀流泉相陰陽卜云吉終允臧

李司理墓誌

作父吾瑁也名知剛世有令德為時聞家曾大父諱執  
中累贈正議大夫大父諱審一父諱械作父五歲而孤

又十歲而母夫人侯氏卒伯父今寧陵縣大夫公權育  
之所以長養成就恩義甚篤方為兒時不喜嬉弄顧有  
文字書畫處往觀焉大父異之試使為詩語能動人既  
長志向特然嗜問學至忘飲食與兄知柔在太學久二  
李名動京師作父元祐五年舉進士為別試第一遂中  
丙科又明年見予穰下如虎豹之駒犀象之犢豫章秬  
秬之苗其精神氣格自然異也至其經術終日似不能  
言者雖近在戶庭予累年而後知之由此以觀焉天下  
之士潛光匿迹以遠不得而知者顧豈少哉居久之予



自南陽趣闕下沿汴絕淮訪吳市之異書探稽山之勝  
穴切磋琢磨相將以道一日忽謂予曰春秋屬商其學  
之不傳久矣公其爲發明之願聞警欬之餘也予曰聞  
之先生長者仲尼以魯春秋爲春秋魯春秋今亡則春  
秋有不可讀者作又應曰經一而足聖人以比貫類使  
從可知耳雖無魯春秋猶著予異其言及得所謂繁露  
之書作又讀至春秋無傳而著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  
夷狄則謂之內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  
先易無達占詩無達詰春秋無達辭曰此等真奇語也

其他雖多亦或牴牾且在易到之域矣予以仲舒積精  
此書至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斯已勤矣而作又  
展卷疾讀初不經意便能摘玉杯之瑕造竹林之美若  
指白黑而數一二何其敏也嘗謂予曰三傳傳經公羊  
最精穀梁殆其後人其佳處拾公羊之遺耳先儒云公  
羊不如穀梁之精似誤也予以其言攷之信然作又從  
予至數年矣始以經術知之每自以爲不如也竊謂異  
時當爲國器斯文實有寄焉孰謂不幸短命死矣死時  
召其僚吳君愿屬以後事愿去卽盥手磻面揖吾女令



勿悲惱西向端坐而逝噫死生之際亦大矣其處之定有名僧高道憚而愧之者也使老且死德義備成事業著見闡前人而振後世雖使搢紳先生願學焉可也初訃至予哭之慟絕有解予者曰此誠可痛然年未三十文足以華國行可以儀世早成如此理自不得長也予以爲詣理然有不能割也尚忍爲之誌耶作又享年二十有五爲池州司理參軍以紹聖二年三月六日卒四年正月三十日葬墓在其鄉龍舒耐春秋里之先塋二女子皆尙幼

光祿寺丞陳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致仕鄱陽陳侯者少讀書慕段干木之爲人自名木其友李介字之曰子仁介秦產也往來五岳采芝與侯善蓋亦有道者侯之曾大父嵩嵩生洪以力田孝弟五世同居闔門千口洪生樞五舉而仕終臨江軍清江縣主簿與故相國王公隨結交相好也相國以詩遺之稱其學問行治侯有父風舉進士不中歎曰吾所以學者將以修性求道之真而已豈與其黨汨汨應舉角一日之勝哉于是返耕養親手寫五經以訓諸子有



宅一區植佳花美木曰此吾所以寄樂也當其風清月明行吟坐嘯一觴一豆適然忘己不知世之榮利有以悅而臞也然而好賢樂士其門多食客雖浮屠老子醫卜修生學死之流無不禮以故博通衆說其鄉人間疑以侯爲著龜始古所稱多聞之友也平居周人之急至于解衣輟食無所愛吝宗族之窶不能嫁娶與死無以葬者皆賴侯以集嘉祐中左目失明不藥久矣後十二年一日晝臥讀書忽能覩物覽照視之瞳子瞭然江表多云侯有陰德此其報也夫人壽安縣君周氏五男子

晞守太常博士侯與壽安皆以晞貴汝言同學究出身繫守著作佐郎素絜皆舉進士四女子進士易濳彭諫彭詵應城縣主簿杜坦侯壻也孫男十人女十七人曾孫五人晞性和厚吾遊之賢者也善篆有古風與建安章友直相上下以晞占之其弟之材可知矣然則侯之陰德將在諸子陳氏之典未艾也其受成報豈一目之明哉享年七十二元豐三年六月一日以疾卒于家明年十有一月甲子葬其墓在林塘東南之岡昔侯所自擇者銘曰樂哉林塘陳侯之宰我日征矣而風未改有



羣勿捕有樵勿採百世之下其人如在

許侯墓誌銘

侯氏許名拯字之曰康伯開封襄邑人累贈大中大夫諱齊之子生數載賦桑詩有可惜松封五大夫之句大中因大奇之景祐中以通三經登第調安州應山縣尉鳳翔府麟遊縣令泉州錄事參軍黃州軍州潤州觀察推官亳州觀察推官隨州支使主京西南路安撫使右諫議大夫呂公誨等十七人致太子中允

太子中允二十五字文義不可解疑有脫誤

案主京西南路安撫使至監亳州永城縣稅又監應天府

南河商稅知京兆府奉天縣賜五品服分司南京遂以奉議郎致仕侯之為麟遊惡少張保者彝酒無賴為鄉市患侯痛繩之以法山是改行後數年遇諸二嶠之間以壺漿拜侯馬前自噴曰張保也頃微公非復自好實懷公惠無已侯慰勉之為酌一杯而去其在泉州也商有白晝為盜所殺者尉探同行橐中得死商咽上之索半驗治以為真盜上之州獄侯曰果為盜者索尚存乎即屏囚一室佯為囚訊曰殺某人者有真刀某色在某所若將取焉夜使人徵之得代置刀者問之乃應捕盜



者也以白州將將大驚既而果獲真盜奉天故治乾州初廢爲邑而州之事故在侯至遂大治作新市以便民而民歡樂之號其街曰許公街平居清約不祈人知嘗去官以家過函谷關惟故事敝衣數篋關吏歎曰清哉是官也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陳氏陳封金華縣君金華有七子皆力爲學安世安國安期安石安行安雅安節安國安期早卒安世尚書都官員外郎安石黃州麻城縣令女四人進士董繼傑樂轂和州司理參軍陳石太廟齋郎吳汝楫侯壻也孫男三人女四人春秋六十九

元豐六年八月甲子以疾卒有文集十卷嘗曰學者爲言不必是堯非桀亦不必詆盜跖毀孔子而後爲知道蓋其趣如此安世字少張吾友之賢者也舉進士第一文足以華國才足以應世不幸短命灰晦不光以卽大夜在侯卒之後四十九日也其遺言以侯之誌屬予將以明年十月乙酉葬侯于廣代鄉龜岡之原悲予友之不復見也故爲誌侯之墓銘曰皎皎許侯掩此幽宅孰予其性而命之嗇乃生斯男維伯維亞伯邦之傑言從之化亞曰嗟予有穹者昊胡轉予毒又續之蓼云誰不



猶以弗眉壽實虹我心無所歸其咎

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珏字仲溫山陰人爲人深厚溫雅老謀壯決與仁相資少失所怙事母兄甚孝悌兄早卒遂應門戶不得一意于學然其操行有餘學者多不及也聞人寸長片善樂稱道之使在虞庠夏校雖綴國老鄉先生可也常勵諸子爲學曰吾本搢紳儒家可自寂寥無聞耶諸子承其意爭自樹立其門下客多相繼掇詞科而諸子獨未能如志願府君嘗以問我對曰讀書必效譬如服

食仙丹今雖未功後當有證惟俟之而已府君以予之言爲然嘗夢異人授以術可化丹砂爲黃金旣覺尚識其方按以求藥皆信然終不爲也享年八十有一平居安強德尊福備生日內外族姻舉觴爲壽至溢出庭外可爲盛矣紹聖二年夏予被命守海陵府君洒涕與予別曰我旦暮之人耳公他日晝錦來歸某定不復見矣予亦爲之嘻吁明年十二月甲子府君果卒其卒時如客得歸欣然就駕何其達也嘗聞之自古聖賢死皆不亡其智氣在上往往挾日月騎星辰傳說是也府君實



說之後今能死如此光靈不昧必有在矣宜不與卉木

同榮灰土共盡也曾大父光弼大父安遂皆終縣令父

宗翊有德鄉里夫人錢氏後夫人周氏媿德合善中外

宜之五男子天秩天牧天啓天勤天敘孫九人汝亮汝

丹汝諧汝能汝賢汝為汝翼汝楫

案孫九人原本缺一人無別本校增姑仍

其孫女十有二人適奉議郎褚理鄂州蒲圻縣主簿陳

處進士褚唐鄉張緯桂簡思張規褚交戚擘張或陳師

臯餘尚處曾孫女六人天秩天敘與其孫女歸戚氏者

皆已卒府君之葬以五年四月甲子在紫洪澳周氏後

府君三十有五日亦卒遂以祔銘曰是封是樹于斯藏

亦于斯慕

將作監主簿蓋君墓誌銘

君諱淑字子美其先蓋公者善黃老言曹參避正堂師

之終以相漢民用寧壹至唐文達文懿又以儒術顯號

二蓋迨君之四世祖鐸始自信都家于曹故今為冤句

縣人父某大父某曾大父某君入孝出悌為學甚力以

書就鄉舉屢試禮部不中第歎曰得之不得有命也因

以緒餘教子已而士宣士安士宏相屬登科曹人榮之



于是里中教子者輒引蓋氏爲法其兄之子士明癯生于頭臙惡不可親君方熾暑爲之藥瘍扇蠅略無難色周巨源鄉之善士也母死結廬墓次晝夜號哭不止君率鄉人詣州乞旌其賢孝朝廷爲之賜粟帛蓋其篤行樂人之善如此熙寧六年以特奏名授曹州長史久之調婺州義烏縣主簿州縣之勞非所好也乃以將作監主簿致仕且將自肆于山水之間佳趣未伸不幸以疾卒寔元豐三年八月八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初娶楊氏再娶竇氏以子封壽安縣君四男子士宣興元府觀察

推官士安贊善大夫兩浙提刑司檢法官士宏蘇州司理參軍士完舉進士二女子皆嫁東州士人張須劉先君壻也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諸孤卜以四年十月葬君太平鄉小康里士安與予善曉吏事習刑名學而能以公恕將之故爲銘君之墓以告後世銘曰展也蓋侯匪遊匪邀維善之嗜而忘其勞子孫紹之厥門用高有朱有藍有笏有袍曰未艾只其來滔滔俛彼宛水何興于曹



陶山集卷十四

陶山集卷十五

誌銘

石子倩墓誌銘

宋

陸

佃

撰

子倩諱徽之姓石氏越州新昌人祖渥渥生待用累贈  
 工部侍郎四子其三皆承學而子倩獨秉家政侍郎憐  
 之以養吾志故廢學一日出金帛與之曰鬻此可以得  
 爵子倩謝曰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何必仕爵  
 以貨取祿之不願也為人恭儉父兄在不以私恩掠譽



貪人每不快欲得飛禍中之而劊詞未能也久之家奴  
戎吉者誣主金穀利多自與訴于州是時太守張公伯  
玉初惑讒慝而疑子倩戒獄吏嚴甚子倩至日盜憎主  
人此奴易曉欲誣徽之以釋所負耳卽出家籍示守其  
綱目明白不欺如官府卒坐吉于是鄉黨稱其廉也初  
娶王氏早卒再娶陸氏吾姊也才且賢伯父琪惜其爲  
女子爲擇佳配以嫁子倩子四人景舒景愈景完景洙  
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卜彊本次適鄉進士傅質次在  
室景舒與諸弟昔嘗從予在太學見其粢食不美夜分

寒燈熒然欲滅其光映書兄弟共之而寢臥纔半榻偃  
息蓋遞焉刻意堅槁甚于寒士以此知吾子倩治家有  
節訓子有方矣今方病吳越之俗多浮夸僖子借名于  
儒而橫用家資如水千金之室至以讀書破業者有矣  
則石氏勤約之風不可以不多也然而諸子應舉數奇  
或人嘖之子倩曰得之不得命也吾如彼何哉強爲善  
而已矣春秋五十有五病革問日之早晚曰曛矣于是  
卽化寔元豐元年五月甲子也遺言乞銘于予而諸孤  
卜以某月某日葬于豐樂鄉梨塢之原以王氏祔焉余



義不得辭銘也銘曰水之意如慕山之容如卽孰則居之子倩氏石以燕嗣子以燕爾域

助教傅君墓誌銘

揚州傅君諱瓊字君寶淮之南善士也居鄉有宏量隱德一鄉稱長者遇人無素游偶際常喜動顏色或欺而侮之不愠也嘉祐中朝廷募民入粟君以應募賜助教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卒以三月庚申葬其墓在浮山之原方君病時里閭多爲之憂問病者屢常滿門旣卒矣又多爲之悲也享年四十有九將葬其孤豫赴以龍

浩之狀訴焉而乞以銘豫有美志讀書知慕師友與當世學士大夫遊而吾遊之舊者也欲因余文以顯其親于後余屢辭焉而不得故爲之次論云蓋君非學者也而柔良好善特出于本真故其所養仁心常勝于義德而處己與人時有不當于理者然未嘗失于薄也蓋孔子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若君者似之矣娶王氏又娶陸氏子男三人長曰昭次曰舒皆早卒而其季卽豫也女二人長適杲杲字上有脫文孫三人長曰兌餘皆尚幼

父億大父義曾大父旺三世者皆不仕云銘曰工相方



匠營阡卜龜長筮著圓肇厥居尙不騫誌賁之於萬年

傅府君墓誌

高郵傅明孺諱常攝揚州助教瓊之第二子嘉祐治平間與予同硯席共敝衣服無憾也是時明孺尚未冠予亦年少耳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予獨疑焉及得荆公淮南雜說與其洪範傳心獨謂然于是願掃臨川先生之門後余見公亦驟見稱獎語器言道朝虛而往暮實而歸覺平日就師十年不如從公之一日也既歸明孺驚曰自今事兄矣豈曰友之云乎然予亦

不自讓也憩其館累月食客以予故日嘗數十人助教禮數益隆無倦容厭色逮予遭遇神考既躋侍從而明孺喪親生事日窘急不復積精問學矣雖有良質美意不能充也元豐中過我京師予勉之曰夫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故學而能過其師者有矣昔子質美于予今更弗如是不學之過也明孺嘆曰老矣不能復進于此願教子如公教且傅氏多隱德若陰報不昧後當有興者請名子興祖興宗興嗣曰此其所以志也居久之予守金陵過其家明孺既卒矣弔其孤而哭焉見其卒時自



爲偈有風掃落花之語是亦達者也享年四十六歲娶王氏早卒其娣沈氏生三男六女女四人已嫁其長婿進士章忱明孺自擇也家事賴其經理頗有緒云興祖能自樹立蓋傳氏父子積功累善其鍾將在于此明孺以元祐七年四月甲子卒以紹聖三年四月甲子葬墓在揚州天長縣亭午鄉助教之兆云

卜君墓誌銘

湖州樊澤卜居士者名之先字知幾自號無知子西河子夏之後也曾祖漢祖君寵父彥忠居士爲人剛介不

可犯事親孝歲時祭祀思慕輒涕泣平居清約喜閒曠視世味澹如也出遇勝處有泉石松竹之秀一觴一豆未嘗不竟日少時頗讀書知古今晚更學佛能以理自廣談宗旨教相雖律師禪伯不能屈享年七十有五卒時不怛化凝然正坐寔紹聖二年六月丁丑也娶任氏前十年卒四男子謀亦早死彊本端本復本彊本從予遊有志尙與其弟爲學皆甚力四女子適沈達顧庠蔡潯石景禧孫男女十有七人景禧吾甥也彊本吾娣之婿擢進士第今爲潭州右司理參軍越十月墨線自吳



與趨江陰涉海取徑道走海陵乞銘于予且曰祿以逮親爲適今大親已矣願請銘以慰風樹無窮之悲一不從請再再不從請三三不從請四請五期于得請而後已予以故不能違也葬用十有二月乙酉墓在烏程麻谷之原以夫人任氏附銘曰發爲昭明氣在天蛻爲塵垢魄在泉生必有死自古然兒女變換陵谷遷蜉蝣一日龜千年等歸于盡疇後先安人剛欲晞神仙黃金難就煙飛鉛蓬萊杳茫風引船善哉居士投真詮能視死生如蛻蟬睥睨麻谷期終焉慙慙自種柏已圓下無螻

蟻止無鳶珠壁璀璨星月懸作詩瘞之和之前玉石可  
輒刀可鮮鷲鴈磨瑩蟾蜍鑄尚茲寶字崇完堅

朱府君墓誌銘

暨水之陽有潛德曰朱君者諱瑩字文玉蓋古人所謂鄉黨自好者也爲善于家養父孝教子義鄉人以爲法熙寧五年卒于十有二月丁酉葬以明年九月丙午其墓在白隔之原王氏塢享年四十有九娶陳氏子三人曰戩曰祺曰佑曾大父縮大父亮父昉三世者皆以農自業而昉敬因果輕財樂施與有善緣率常唱其鄉人



君以乏無供其求能不逆其意慶歷中仁宗皇帝以善養天下開設學校申敕學者去浮華而師道盛于東南士子多吳越之秀君于是時知改向而迫迫未遑也以其長子教之曰學吾志也吾方耕且養日月數矣二者不得兼汝戩其成吾志戩有懿行淳淳惟謹似不能言者善述君之志徒步千里以晞大人君子之游其淵源蓋遠矣而與予尤相好也予雖不及識君以戩卜之不問可知爲令人矣其里人張堅適道吾知其論篤者也今又書其平生之行來乞予銘其可不銘哉銘曰藏有久視益明

長壽縣太君陳氏墓誌銘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又有朋友故舊與其實客爲之譽歎故其積善在躬易以光顯至于婦人女子則惟以貞信爲節又無外事在深閨隱屏之中非有純德至善不能著聞于世譬如玉煙珠氣必久而後能見其潛光養晦非一日也幸而得之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歟



故余每聞女子婦人之志操而樂爲天下後世道者以此也矧若夫人者潛德隱行珠圓玉潔其光美蓋久而著見是宜貴重而愛惜者也故與爲銘夫人世莆陽人祖諱允考諱賞蓋漢陳實唐陳嶠之後爲人妻盡妻道爲人母盡母道良人徐氏子諱某旣寡且貧又不幸早世有子銑銳鎰鐸并其二女以委夫人方茲時銑纔成童鐸猶在懷抱夫人守節不嫁提攜鞠育卒能使子立而女行爲孀遺門戶之法熙寧中天子策多士鐸遂爲第一而銳亦登科釋褐同歸拜夫人堂下鄉里咨嗟歎

息後十餘年鐸爲朝奉郎銳爲奉議郎于是鐸封夫人壽光縣太君銳封夫人長壽縣太君福祿壽考報如其施然而夫人衣服雖敝舊猶服子以爲言夫人曰榮養雖爾祿也知其所愛吝亦吾福焉享年七十有五及見孫十有三人曾孫一人元祐二年正月某日卒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莆陽某山之原鐸有學行六年博士足不數公卿之門其言動淳約尙如布衣時與余特相好也而銳在官聞亦有政績云銘曰維性之無愧兮齋女之所畏兮匪可畏也亦可跂也維命之無憾兮壽



母之所願兮匪可願也亦可憲也

趙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氏趙嫁鄭氏夫曰惇儒字景真有才氣丹陽奇男子也少則卓越勇于敢言敢為世莫能知焉熙寧中為筠州錄事參軍以死夫人相參軍盡妻道保其子夷甫夷行夷庚及其二女盡母道夷甫封州夷行温州軍事推官夷庚早卒女歸楊濟趙錯而錯之室夫人出也其撫掩矜憐與諸子等有鳴鳩均一之風年六十有六元豐七年二月甲午卒十月乙酉葬穴在丹徒石馬山參

軍之兆王父又累贈都官郎中父鼎虞部員外郎累贈

工部尚書夷行有志行其在貧如客事夫人能盡其孝

道銘曰北一為丘案此句原本無一字攷說文丘从北从一此句蓋用其義今據增死

以為域如行得歸枕之用息惟休在斯言示無極

長樂郡君賀氏墓誌銘

夫人蘓州吳縣居士賀傲之子唐秘書監知章之後也

為兒時不類諸女嘗遇相者曰女有角犀貴人也居士

陰奇之以歸今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是時正議尚布衣

夫人纔二十矣齊德合善一家之人以為宜未幾正議



以文行中甲科稍登顯仕知南康軍兩親尚無恙夫人承其適設酒醴從正議鴈行前爲壽能得其歡心逮其亡也葬祭之皆如禮平居性甚約瑱象之飾不隨時好輒變易正議之爲廣州也夫人曰南海珠貝百貨之府廉吏至此往往以家自累失其趨操吾夫庶幾有終始者乃飭家人水火不交于民久之正議治成上嘉之自光祿卿遷諫議大夫賜紫再留及其去橐中蕭然如迎日其清如此蓋夫人之助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長樂郡君元豐六年七月辛亥以疾卒疾甚不怛亂盡施奩

中物市田贍其墳之寺歲以度僧一人越明年三月壬寅葬墳在桃花之塢子十有一人寬少登科十年不仕有大志明當世之務上卽位詔求直言獻書辭數萬攷在第一未及用與其弟七人皆早卒惟三子在容開封府陽武縣丞宏真州軍事推官視貴高意氣不少貶稱其家兒也純叟承務郎尚幼女二人長適郊社齋郎郭鈞次適潁昌府長杜縣令陳廓孫男女十有二人嘉祐中余以童子從呂宏學適連居士之牆呂嘗指居士曰吾里程侯與是翁咸有吉德號吳中二善是皆宜有後



者程今有子賀有女配焉天之報施將在于此後二十餘年正議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代今少保趙公爲會稽守余其邦人也始識二公退聞父老歌其政化有雙燭之諺蓋少保以慈正議稍濟以義而州皆治皆繪像祠之旣聞夫人家政之善雞鳴而興朝其妾婦有君臣之嚴與正議終日莊語如賓未始壞坐也門內之治與門外爭肅及正議罷青州謝其政而歸爲第于畫錦坊甲鄉里夫婦白首同堂族姪慶賀歲時以百數爛然盈門觀者歎息福祿壽考實受成報于是呂之言驗矣銘

曰無善不報報無常所程則在子賀鍾之女有培爾華爾果則碩二姓侯興恂善之力言告而鄉而黨而族自考徂祖尙鴻厥福

會稽縣君吳氏墓誌銘

朝奉大夫陸公必有夫人曰吳氏龍泉人殿中丞毅之女于佃皇考爲冢婦于佃爲丘嫂在父母家事親孝自家而出資以爲婦而順以之爲嫂而恭大夫窶且貧夫人能以有無相補祭祀賓客爨竈有容不譁而具豆豐俎碩人往往誤意室中之藏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子



卒如寓得歸脫然就駕蓋學佛之力然夫如喪良朋友子如失嚴師傅垂髻之孫戴白之婢哭之如哭其母享年六十有四封君仁和會稽之邑子表民榮州司理參軍充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勾當公事長民太廟齋郎三女子適進士王珙試太學正吳孝能承事郎僉書漢陽軍判官廳公事周熊孫女三人男一人紹兒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之原銘曰水歸其壑土反其宅乃今息已久矣其爲客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太君建陽人吳氏之幼女陸氏之長婦父尚書職方員外郎諱植夫尚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諱軫夫人二十爲母有母道三十爲姑有姑道四十有九而老八十有六而卒累封仁壽縣太君及見曾孫娶妻生子于婦爲曾祖姑于孫爲高祖母平居視聽不衰心志不耗飲食不哽不噎四德修而五福備諫議學道鍊丹辟穀而夫人學佛雞初鳴起誦經至日旰乃已蓋更數十寒暑精進如一日也元祐六年八月辛卯以疾卒明年十有一月壬辰葬其墓在上龜山望諫議墳百許



步男琪袁州萬載縣令珪國子博士女適內藏庫使牛  
沿尚書虞部郎中楊沆皇城使王從伾孫儼宿州符離  
縣主簿佖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佖左朝奉大夫龍圖閣  
待制知江寧府傅左奉議郎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伸鹽官縣令孫女一人曾孫男  
女二十九人立孫四人夫人男女皆已先卒孫儼伸亦  
亡矣今承重者佖也佖爲之銘銘曰以孝爲慈以悌爲  
友義以爲榮仁以爲壽凡百爲女爲婦姑母曰求爾法  
我家則有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越州蕭然山人三司鹽鐵判官王公諱絲之女袁  
州萬載縣令陸公諱琪之妻子先祖爲冢婦于先考爲  
丘嫂君姑吳氏今爲仁壽縣太君元祐元年仁壽之壽  
八十夫人七十婦姑同堂爲歲百有五十一門之內寔  
具五世鄉人歲時窺園見高曾二祖姑映花微步曾立  
隨之龍眉翠髮超然塵外以諫議家真神仙也諫議學  
道鍊丹辟穀陰功著在人間明年佖迎仁壽始來京師  
耳目聰明尚能貫針審聞細語如平時又明年夫人亦



隨子之鹽官官舍居無何夫人得疾十有二月甲子遂至大故報書至仁壽哭之慟且曰死生安可期吾耄矣豈知反哭者爾也傳曰父不喪子兒不喪弟此和之極也頃以爲然今徒虛語爾夫人爲家有統紀執術不煩薰然孝慈而衆行從之故其卒也側臥而蛻如佛所謂吉祥睡者二男長曰儼宿州符離縣主簿次曰仲杭州鹽官縣令女嫁進士石徽之孫男女十有二人今在者八人宇郊社齋郎宏完察實季女泰女六皆尚幼又明年甲子合葬夫人謝野萬載之墓儼伸事夫人皆孝謹而儼不幸早世今能送終者伸也銘曰藏于斯慕于斯以昌其後于斯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其姓密人也曾王父王父父曰澣曰仲卿曰度澣尚書駕部員外郎仲卿太子左贊善大夫度太常博士夫人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嫁爲東氏冢婦天資仁儉能安東氏之貧不以衆多爲侈內自宗族外逮婚姻下至侍兒婢子牛馬之走稱其淑德懿行同然一辭故能以禮贊其夫以義成其子夫稱老成子云令器平居



有遠慮達識惡阿諛喜忠鯁胸中白黑明甚聞士大夫賢否必曰某某可親某某可遠後成敗當如是後信如是也夫正卿今爲朝散郎通判邢州子長孺朝孺朝孺亦有美才不幸早喪長孺今爲涇州錄事參軍蔡州州學教授二女子長適進士姜規卒季適進士徐驥孫二人毅毅孫女三人長適進士李翰仲季在室夫人封壽安縣君春秋六十有八元符二年以九月甲子卒以十月有一月甲子葬葬在鄆州某所皇姑之墓次方夫人疾時長孺侍加一飯損一衣皆脫然小愈居無何長孺被檄西京攷試規免焉而不得在試闈中母子精誠相通發于夢寐長孺曰懷歸私恩也靡盬公義也君子不以義妨恩今事有甚迫情有至極我其歸哉于是請急兼道而歸夫人見其歸失喜噎嘔爲之力進粥藥嗚呼人誰不死有子如是雖死可以無憾矣銘曰斯人也而至斯也卽歸咎有所可勝責耶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褚侯之室壽安縣君者張諱隱之女也元豐三年閏九月朔以疾卒于夫之官



舍嗒然坐逝無所畏怖蓋夫人旦輒蔬食讀西方之書見其理前此一日筆句偈于金榜之上以謂佛須心解而經不必多讀其蛻于腐餘如此竊觀世之妄人酣于世味如醉者之魔以履易真雖警不寤者衆矣而夫八之寐何其易但稽佛之力是豈不足爲多耶春秋六十有七律已清約主褚氏祀四十五年攷其所以勵相大夫字其子孫友其娣姒臣其僕妾可以爲法則三男子唐輔唐彥應進士舉學行甚修唐輔登第今爲處州青田令幼曰淮兒三女子其長早卒一嫁進士丁陞一嫁進士王然大夫名理所至有愷悌之政與予俱越人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夫人某縣某山之原乃來速銘銘曰生也有誥以錦韜刺死也有銘以蟾瑑玉誥傳之家銘闕之穴嗚呼夫人茲謂不滅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者諸暨同里俞君諱擇之室擇居鄉主忠信讀書略通大旨夫人齊之爲婦若母若爲威姑皆有賢行其言之出又多顧禮不妄與上言言慈與下言言孝故其言行之修以積久化其子孫施及鄰里鄉黨而義



安之間女愉愉婦姑無勃礪者君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其信矣夫人春秋七十生堅稔確磷砥礪六子子又生方亢彥變竟京哀交哀永云喪十二孫孫又生曾孫三男二女子稔與其父皆早卒夫人宅孀遂專家政維子若孫各付之職曰確汝其營花山之業曰磷汝爲產中浦曰砥汝爲產白門曰堅汝爲鼻子其總綱領無遠吾側曰礪汝與孫方亢彥游學四方維其所之以昌而家方茲時子孫旺長爭迪茲訓俞氏遂爲望族熙寧九年先考棄諸孤尸仙濠上某也抱鉅瘡之至痛迎棺東歸

卜塋寶峯之南蕭然故廬寢苦待盡夫人高吾義遣方買鄰以居曰是其諫議陰德之後克紹其門者又嘗問道真儒盍往歸焉方從予游爲學知所先後蓋將求心之解非若淺丈夫汲汲于外以睎世利而已夫人頗奇之撫愛異甚視其所愛又有以知夫人也元豐三年以七月己巳卒以閏九月壬辰葬墓在潘塢東山其夫之兆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銘曰婦也琴好夫雉之剛克成厥家在暨之陽善不于躬亦于其鄉有巉斯石尙賁幽堂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  
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  
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  
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  
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  
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  
而尤以擇所嫁于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  
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是兒有婦內外

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  
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恤者以夫人爲之內也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  
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  
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  
夫人卒銘曰揭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祔以迄休成  
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  
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第祿以宜寵服嗚呼  
其徂葬有吉卜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衢州王某之女鄭君諱某之妻有女德婦道居家以慈孝聞生七子襄卞亶衷袞云方襄嘗預計偕而衷云遊吾門其文行皆可喜而云從予最久愛其進學駸駸如驟有足以起予者元豐二年佃承乏資善招之使遊闕下夫人喜甚眷眷問云行期曰吾老矣豈不欲汝長在目前顧爾就師學有所進雖隔千里聲問時至猶警咳吾側也苟爲索居問學彫落雖不出戶庭溫席清枕視寒煖之節豈吾所樂哉自云之西夫人常秉香火

以祁予壽蓋其嚮仰之風如此明年三月十有一日朝步庭下猶折花引孫爲戲晝得暴疾將逝無所怛惑徐曰云獨不覩吾化然其師學得地吾與兒雖永訣皆可無憾也享年六十有六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九人曾孫男女三人卜以其年九月朔祔于北郭龍塘西園其夫之墓噫夫人之達雖能以義自廣可謂賢矣而云之抱痛未易忘也讀書甚苦斗升之祿未始云獲東歸逮門而夫人旣死蓋棺久矣嘗聞其鄉里晉王質者小停石室視二童子棊甫終質起顧斧柯爛盡旣歸無復時人



以云觀之挾策讀書歸失所恃故吾浪在而昔歡非矣  
悵然四顧徒見山高而水深與棊之換世其有辨乎其  
無辨乎嗚呼去劫易盡此痛無窮是誠難忘者也然則  
不銘何以慰云之思竊觀周衰變風作而泉水載馳之  
詩出于婦人其言之美雖當時搢紳先生不能二也每  
恨後世一盛一衰中間嘗更平治而婦人女子何以理  
爲循者少而悻悻者多也宋興祖宗造邦戡定以武真  
宗仁英休養生息其仁如天而德澤有衍矣聖上收之  
日趣堅成以躋禮樂譬如五天更土木敷金斂纁夏立

冬各以其序至而萬物竝遂方茲時天下奇男子往往  
間出獨淑婦者猶寂寞而罕聞及得云母所爲乃知德  
化之美有二南之風其在下州僻陋之邦賢若夫人者  
有矣予獨不能盡知也銘曰鳴鳩平均仁七子兮六子  
在榛其一西飛路遠翎短不能遄歸旋失所哺其鳴孔  
悲幽幽故山舟壑潛移城郭雖是而人也非嗚呼已矣  
矢此銘詩



陶山集卷十五

陶山集卷十六

誌銘

盛氏夫人墓誌銘

宋

陸

佃

撰

夫人姓盛氏和州人生數歲工部侍郎李公虛己育之  
 及長李公季女歸于山陰尚書屯田傅郎中瑩夫人往  
 媵焉夫人婉婉聽從不事華靡而居家忠能動其上恕  
 能化其下一家慕之李早世傅公再娶謝氏號永安縣  
 君夫人移所以事李者事之永安歸寧嘗與夫人偕而



陽夏公絳歎其詳淑至引其賢以訓飭左右且謂傅公曰家有三美主君仁明而其妻良而娣又良也今之學士大夫罕得而兼焉惟公得之全傅氏其殆興乎生二男一女曰傅師傅中女適鎮江軍節度推官王淵孫男四人廉卿溫卿毅卿愿卿孫女一皆幼傅師傅中有文行應進士更爲舉首安貧樂義蕭然隘巷而弦歌之聲弗輟也夫人恃之樂以忘憂嘗曰吾觀世人金多鼠壤有餘肉而往往兄與弟鬩子與母鬩雖享三牲不下咽矣以彼易此吾弗許也蓋其母子之賢如此後寢疾醫

來輒命遣之曰弗活矣靈丹不能起無命雖欲救曷濟也享年七十有一以熙寧十年七月壬戌卒以元豐元年七月壬午葬其墓在會稽五雲之鄉將葬傅師傅中以施君渥狀請銘銘曰死其散耶生其聚耶天壽其專于數耶疇斡旋是疇佛仔肩而行是夢者爲覺乎覺者爲夢乎夫人知哉杳難問歟嗚呼已矣燕此新居

鮑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温州永嘉人出鮑氏歸侯氏太常少卿諱軻之女尚書屯田郎中諱正臣之妻天性警悟所習無不工早



失母而祖夫人春秋已高諸弟尚幼夫人事大母如母處家事悉有倫少卿尤鍾愛既嫁事姑如大母雞鳴而起率至夜分就寢姑意有所欲未及言夫人輒先意而至平居于財無所愛吝以資奩嫁族中女數人晚年自奉益簡儉視世味甚薄每晨興惟誦佛書雖久弗懈疾且革台掌焚香稱諸佛名號乃卒寔元祐七年十月甲子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仁壽縣太君將以明年十月甲子即郎中墓而合葬之在杭南陽驍龍山子需早亡臨右宣德郎開決二浙積水渙蘇州長洲縣丞觀舉進

士兩至禮部婿温州進士張存南劍州順昌縣令張拊安州錄事參軍監杭州鹽官縣鹽監郭汝嘉右朝散郎知隴州趙亢婺州觀察推官張伯昌孫男女十有四人臨非夫人出而夫人撫揜之如同居莫知其異出也臨亦篤于孝敬事夫人與他子等每夫人疾病皆不出臥內殆廢寢食母子之間慈孝兼至人莫不以爲難夫人獨曰慈孝相應之行爾此以慈往則彼以孝至亦報施之道自然之理也臨當官強敏兼之威惠嘗爲剡宰剡人至今思之又嘗爲信守信人思之如剡蓋良吏也二



弟亦佳士余爲給事中嘗薦臨宜備朝廷器使今臨歷任寔顯名卿巨人雖多知之然皆莫余先也銘曰嗚呼仁壽而受斯邑仁則是矣壽止于斯耶

仁壽縣君鮑氏墓誌銘

夫人姓鮑氏開封人幼有至性五歲侍母病不解衣下榻族人奇之及笄父從周以歸直翰林醫官院張君昭式逮事舅姑其孝不衰焉爲人恭儉衣服帷帟之具取潔而已熙寧九年以慶壽殿推恩賜冠帔後四年封君子仁壽縣及後五年二月戊寅以疾卒生五男三女子

二已嫁男曰應年早世其次博古好古信古知古好古今爲翰林院醫官以方術世其家博古爲進士學有根本屢試禮部能不以科舉爲意從余遊蓋久嘗得遺金輒訪遺者還之余每歎其行而今紫微蘇公亦以辭學稱之曰是必能大其門者也信古娶竇氏亦有孝行方夫人病刲股者再焉由子若婦觀之則夫人之母道及其爲姑可知矣故與爲銘使概見後世且耐赤蒼其夫之墓寔元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一銘曰得封以夫得銘以子匪耀其生亦光其死



壽昌縣君陸氏墓誌銘

夫人壽昌縣君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公諱軫之女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婦二公者信道  
深篤爲宋醇儒在真宗仁宗時逡巡內官有靜退君子  
之風而其意嚮莫逆也于是遂爲婚姻夫人習于兩家  
之善女德婦道咸應禮法家人宜之方斯時舅沒姑老  
蓋內政屬焉而閨門諧嬉姑從婦聽薰然慈仁翁翁一  
堂之上而使人之鬩也消可謂賢也已矣熙寧九年二  
月初七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五十有一三男子曰上

卿信州上饒縣尉曰客卿舉進士曰列卿尚幼六女子  
長適睦州桐廬縣主簿程容次適婺州永康縣主簿吳  
師復次適試祕書省校書郎程宏餘在室卜以元豐元  
年二月十六日葬于蘇州吳縣長洲鄉官山龍師塢祔  
其夫虞部郎中諱沆之墓上卿以銘屬我夫人吾姑也  
知其禕懿爲詳莫某若者然則非某其孰宜銘銘曰以  
所願乎下上以嬪乎姑以所治乎內外以媛其夫春秋  
承祀蘋藻靜嘉芼之湘之薦徹不譁示我壺儀克堪厥  
家猗歟夫人特女法耶



蔣氏夫人墓誌銘

金壇蔣氏者其父諱郢春秋七十又五元豐三年以季夏癸丑卒以季冬庚申葬墓在登龍之鄉其夫穎川府君積中之兆男四人孟曰獻臣次袞次亢次京孫男七人孟曰廓次度次庶次賡獻臣早卒其三孫未名女五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夫人立德不驕不吝無所專妒資于事父以事舅而舅曰尊我資于事母以事姑而姑曰親我又能以義相其夫以仁道其子舅姑既沒府君實賴夫人經理其家蓋事常豫立問奴以耕而非

春鳴之所驚問婢以織而非秋菴之所促卒以積日累勞殖陳氏之宗其後府君棄世夫人春秋高矣方茲時亢耕竟學廓度庶賡亦舉進士已而廓度相躡登科朱丹其門實游吾館廓頗樸茂度也翹俊可喜釋褐東歸拜伏堂上夫人蓬然白髮玉雲可鑒視二孫之立青袍凌草邑閭榮之熙寧歲在單闕勾吳大饑夫人令子爲食于路與里之飢者又墮其地以掩暴骼數千百人君子聞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也廓今爲江寧府句容縣主簿度試秘書省校書郎齋戒授書以狀乞銘于予且



曰吾母生于遐方晦里無爵位名號光顯以死當得君  
言以信于後余悲其意不得而違也銘曰婉婉玉女姤  
我金夫媿德合善以同而車克生孫子珠璣在庭勿憚  
勿投慎垂之旌庶幾有僞以妥厥靈

孫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孫氏蓋淮之南賢女子擇對不嫁至年二十五而  
歸喬氏嘉祐中卜鄰而處在高郵玉女鍊丹井少束數  
十步御家有常德推以孝慈而百善備平居言行皆可  
從迹自其爲婦訖于爲母家人欲指其過而不得又少

崇佛甚謹雖白首猶躬自滌濯具香火然非有所怖而  
求福也皇考諱護子曰執中師中執中今爲尚書吏部  
郎中師中郊社齋郎吏部篤厚君子也郊社亦良士乃  
予布衣時師友實聞夫人之行舊矣距今閱二紀而夫  
人年八十有七見子有孫孫又有子醇德美道與年俱  
尊其惠澤不獨成其子之賢而又以其餘善其宗族鄉  
黨豈所謂河潤九里珠生淵而崖不枯者耶吏部旣貴  
夫人四受封邑元祐二年正月某日以壽安縣太君卒  
于京師二月某日其孤泣血徒跣扶其柩歸葬于揚州



三月某日遂祔其夫光祿寺丞諱某之墓銘曰爲女斯女爲婦斯婦有婦而姑如其爲母誰畫之圖或書之史曰求女法將在于此

陳留郡夫人邊氏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孫威敏公夫人邊氏者其先楚丘人祖諱肅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考諱調兵部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人十有七歲歸威敏是時公爲秘書丞監高郵軍酒明道二年以南郊恩封金城縣君明年公爲監察御史裏行未幾以言事謫監永州酒夫人方歸

寧報至家人皆驚惻以航重湖爲唁夫人獨慨然曰丈夫爲國以忠義得罪無所愧恨重湖雖險安之若命可也慶歷八年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以南郊恩進封仁壽郡君皇祐四年廣源蠻儂智高反據邕州朝廷倚公討賊乃除廣南東西路經略安撫使公以任重嘗退朝深念夫人屢請公曰曷念之深也如聞河陝之間騎卒精銳宜若可使者適與公意合遂請以從厥後破賊卒以騎勝公還上乃特賜夫人冠帔明年公爲樞密副使進封陳留郡夫人夫人曰公



在西樞我從公貴而吾母尚未命願以今恩施及幽窆可乎公爲言之于是追封溫氏旌德縣太君後公謝事居符離以真自適與世淡若無意家事無大小決于夫人公自以不憂而內外之姻至所以應之皆顧禮公薨未始少惰蓋十有六年如公之存一日也先是公考妣葬蘭亭卽其地置寺賜名資慶顯尊禪院因以私田二千餘畝贍其僧及公從葬夫人又令葺其宰上歲益以山陰之田四頃由是孫氏之阡長以完善夫人吾從母也有才智持家頗嚴甚遇事以理取勝雖公不能無屈

亦天下奇女子也一男之敏承事郎年少耳見義輒爲善與人交重然諾有威敏之風實能祇事夫人諧之以孝然其鞠養成就至于如此蓋夫人之德也三女子長適朝散郎胡宗堯次適太子中舍蘇炳次適河東轉運判官奉議郎莊公岳其適宗堯公岳者皆已亡夫人春秋六十有五元豐四年六月六日以疾卒之敏將以某月某日葬祔公之墓乃來速銘銘曰夫人之才威敏是資惜也女子而止于斯克紹厥家一子而足彼雖多子有不能續作此新銘載以吉玉



墓表

沈君墓表

居士諱銳字蓄之其先吳興人仕錢氏及俶納土遂遷桐川因家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桐川之沈分散扶疎至居士蓋四世矣居士少尚氣節博讀子史百家之言雖星經卜志無所不習晚學佛書解其理喜爲詩文善飲酒與賓客燕私談笑每終日忘其力之憊也出入閭巷里人目而敬之春秋六十有二卒于熙寧六年十有二月丙戌以八年八月乙酉葬其墓在廣德

鄉義和里丹井山先塋之側未卒兩月嘗語人曰人生一世如夜托逆旅方六七十則雞唱之時也睡餘飛夢不旋頃而覺則又行而之彼矣因賦詩以道前意子三人曰某曰憑曰某憑賜同進士出身女三人已嫁皆先居士卒桐川之俗初不趨學讀書者輒笑之居士獨使憑學憑有文行吾遊之賢者也治平三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以緒餘成學者而某也實竝羣英之遊方是時初識憑面愛其平粹無礙與之交淡然已成故固已卜知居士矣其後遂爲同年之友憑遂起家而華其鄉



里然人不多憑之能慰其父而多居士之善教子也夫  
人某氏亦有懿行孝于舅姑友于娣姒善相其夫而母  
三男三女以慈後居士六月亦卒

貴谿縣丞程君天民墓表

尚書都官郎中程公諱迪有子曰天民字行可未冠舉  
進士中甲科後二年始應銓格進所撰詩書論以洪州  
司法參軍充相州州學教授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衢州  
西安縣事充饒州州學教授丁外艱服除調信州貴谿  
縣丞以疾卒于智亭寔元豐九年正月十三日也享年

三十二葬以八月二十四日墓在其鄉三衢雲臺大澳  
之原君幼則聰敏不好兒弄日誦數千言成童屬文操  
紙立就及出仕宦恂恂一年少爾然爲學官有師法爲  
縣有吏治熙寧中予暨行可嘗試開封進士是時神考  
相王文公作成治法初以經術造士其被命攷校者至  
數十人稱一時之選余于其間愛行可受才俊邁而造  
行粹良竊謂異時當爲國器卽今雖未備成蓋詩所謂  
金玉其相者也傳曰金錫鍊而精琮璧性有質此衛武  
公得數九十有五更事閱理旣老而益精故詩人歌之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嗟乎行可雖受道之質可謂美矣然閱世未久不幸短命以死誠使黃髮兒齒台背如古之人其所至豈易量哉有文集若干卷亦可以觀其志也夫人尚書左丞鄧公諱潤甫之女生男曰俱今爲假承務郎女二人適太廟齋郎樓彥升婺東陽縣主簿朱耜俱能自樹立甚似行可其續大前人之光將在于此故樂爲之道使歸揭石焉

朝請大夫鄭公墓表

公姓鄭氏名惇忠字景孚其先陳留人今徙潤州丹徒

皇考諱向在真宗時試禮部賦政本于天爲第一有露洒慈愛霜嚴典彝之語都人至以書錦屏紈扇而四方學者競傳誦之一時聲名藉甚及廷試遂中甲科家藏書萬餘卷攷其平生趣操蓋清慎君子也官至尚書兵部郎中職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公天聖十年始以皇考奏補守將作監主簿五遷太子中舍賜緋章服又五遷尚書比部郎中會更官制改授朝請大夫賜紫章服歷監潤州台州滁州三商稅務知明州奉化湖州歸安洋州西鄉三縣通判衢州又通判沂州知筠州遂



致仕公爲人有美質粹然天成見之使人愛慕殆詩所謂溫其如玉者也夫人何氏尚書職方郎中知止之女亦有賢行初封孝義縣君再封仁和熙寧中佃娶夫人長女居公之家久見公爲政篤于惠愛如其名而夫人孝義仁和如其號常譽嘆之不足已而宦學往來鶉居無常處率五六年一相值迨今更數十寒暑蓋再見而無夫人又一見而無公矣嗚呼生者逆旅也豈不信哉夫人以元豐六年正月丁亥卒年五十七公以元祐二年六月乙酉卒年六十一合葬黃州黃岡縣永安鄉之原歲在大荒落月在丙日丙辰也二男子夷逸黃州司理參軍夷道太廟齋郎四女子壻曰瀛洲防禦推官周壽翁州軍事判官沈竦右班殿直曹彥輔其一卽佃也孫男四人皆尚幼竊嘗聞之死而不亡者壽蓋非聲名之物事也然世之人才共以此爲不泯故佃載公暨夫人之迹使葬而揭之石且告後世焉亦得而已也

行狀

周氏夫人行狀

夫人周氏越州山陰人初事府君年二十有六矣天性



勤儉不務華飾奉嫡夫人孫氏能以禮不以府君之愛  
輒懈也嫡夫人久而愛之屬以內事康定中傅氏之族  
蕃衍日大而府君以不足于養爲憂去城之東湖得童  
山廢田百頃又得浪港廢陂數百畝府君以千金易之  
曰田將種之粳稌而陂將養之芻葦也顧諸子尙幼又  
欲令力學以世其家問誰可主者意在夫人而夫人承  
其意府君喜曰汝才真可以此付也故常往來童山獨  
爲異其大要而以其節目任之凡所以更革而新之者  
出于夫人之謀十三四也居久之生事就緒歲有餘入

而府君無內顧之憂者實夫人之助也慶歷中嫡夫人  
卒皇祐中府君卒夫人尚居山中又十餘年迨族人析  
生夫人已白首矣始歸于家謝去生事而誦浮圖之書  
以永日生子二人長璟舉進士次琬早亡常謂二子曰  
吾所以望汝者不在于應舉覓官在于力學以爲善士  
不爲鄉人之所輕則吾志足矣二子就學夫人出奩中  
物供其求無秋毫愛也將卒雖衣衾有所不完而未嘗  
介意璟尚古喜學與其從兄稱于鄉里號諸傅云而今  
右正言直集賢院孫公愛其文行以其子妻之則其母



之所存可知也享年六十有五卒于熙寧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邊氏夫人行狀

原註借龔深之待制名撰

夫人楚丘人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邊公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陸公諱軫之婦國子博士贈正議大夫諱珪之妻初諫議在三司爲鹽鐵判官得疾危憊子弟幼家人惶擾不知所爲儀同至誠惻怛躬率國醫治之日三候門恩義甚篤吏部旣愈以故願

通婚姻夫人十五而嫁十六而字子薰然孝慈族中老婦壯母自以爲不及平居自奉儉薄不服犀玉珠貝之飾不好出入遊觀所至官舍未嘗臨御窻有池臺花木之勝雖近不覲若汝陰所謂西湖南陽百花洲金陵小金山皆天下名園去州宅纔跬步子孫強之爲一至而止日常焚香誦經持念諸佛名號數珠爲屢絕其婉婉聽從出于天性非有保阿傅姆珩璜琺瑯如古也而言應詩禮行中圖史爲諸女法人以爲難生四男子必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



府傳左奉議郎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  
 餘杭縣尉孫十有三人表民長民一夔師稷師契師益  
 舉進士官字右承務郎守宰宋宥邃尚幼孫女十人四  
 人已嫁婿曰鄉貢進士王琪瀛州防禦推官知婺州浦  
 江縣吳孝能左宣德郎知開封府封丘縣周邦式池州  
 司理參軍李知剛曾孫男女四人景德中契丹犯澶淵  
 侍郎是時守邢州詔聽棄城以便宜從事侍郎匿詔書  
 閉門拒敵全活數十萬人河朔父老尚能言之今夫人  
 白首孫曾滿前有笄有冠亦有攜抱壽考光大克享備

福蓋邢州陰德積累之厚實在于此累封永嘉郡太君

元祐八年二月八日卒疾亟子孫涕泣問所欲言者夫

人曰吾平生方寸不昧神天雖使僕妾常加假借至于

貓狗未嘗妄叱也自視無罪悔又姊妹間吾壽最高子

孫最盛大豈復有所言哉矧今往生鄧氏矣亦樂處也

母用修營佛事享年六十有九諸孤卜以十月二日合

葬寶峯山正議之墓原深之與夫人諸子遊案此句原

二字據此文係借龔深之名撰于待制嘗同寮尤相好

也審聞夫人家行之美姑次第之以俟當世法言之君



子誌焉而納之墓

陶山集卷十六





